

矣景升以告宗老宗老曰吾儕習矣而不察而今乃知母之百年有以也跪行致千秋之祝而以是說進於時母何言亦若諸子孫啓居頷之而已

吳母戴孺人壽序

余友吳尊尼公勵兄弟六人皆有才美行誼而其子孫亦幾二十人芝蘭玉樹秀實日新今年恒陰恒雨居者行者以爲苦而公勵自廣陵過金陵別余還里問何以觸熱跋涉水草淖濘中乃爾則其母戴孺人以五月十一日春秋六十矣將歸而稱觴問孺人健否曰體力佳勝少婦不如問孺人素履曰先君子存則從夫先君子

沒則從子曰茹素奉佛諸孫繞膝承歡而已不知其他余往歲聞尊尼家有火災夜且分獨孺人先覺而起屬家衆亟避之無顧府男女數百千指賴以無恙先世之藏悉爲煨燼而孺人慰藉諸子是長物何足介意竊謂孺人識量福澤類大丈夫必有瑰琦殊於稠衆而何其無非無儀若是也蓋嘗讀易而知女德其說莫辨于坤彖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也西南坤本鄉與離兌巽三女同居出而從乾震坎三男同居非得吉喪凶也故曰東南喪朋乃終有慶得乾爲主陰從陽也初六履霜堅冰至何也坤初六卽姤也履霜之戒卽女壯之戒也六

二之動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何也六爻不言地獨二言地坤主爻也陽大而陰小陽動而陰靜二之大與動皆主從陽也六五黃裳元吉何也周官內司服掌后六服四曰鞠衣其色黃詩綠衣黃裳綠喻妾黃喻夫人坤六五黃裳以配乾九五坤純陰嫌于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而取象于后又嫌于敵乾故象下裳示坤之當下于乾也帝后猶然而臣庶家可知已六三之含章六四之括囊上六之窮戰野猶是也用六利永貞以大終何也彖言柔順利貞安貞之吉矣安而不永何利之有乾之弘以坤含之則其美蓄藏而積盛乾之大以

坤成之則其用虛明而化光故曰含弘光大陰小于陽其能大終以從乾也孺人之從夫坤德有如此者說卦先言天地設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後言雷動風散雨潤日昃艮止兌說乾君坤藏何也乾坤初爻相易爲震巽中爻相易爲坎離終爻相易爲艮兌六子生物之序其致用主于乾而動歸于坤而藏五行唯土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遂斂而入之一物無有也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致役乎坤何也致養而善藏若爲人役然孺人之從子坤德有如此者應地無疆胡不眉壽以占于易非其必至之符哉或曰黃中中通

所觀自性則體亦居于正位正位者乾坤未成列八卦未定位而真君自在焉獨于坤五言者坤歸藏也正位居體如龍蛇之蟄而五尤冲氣精神爲全中正爲至黃中通理以徹其原聖人是以上達正位居體以止其所聖人是以未始出吾宗此以佛明易者也釋典亦言西南類行東北終慶爲使臣從君女歸男乾始于子左行而終于戌坤始于未右行而終于酉男貴左女貴右此以易解佛者也孺人久事佛意者從西方有悟乎然非余所敢知第論易理之大致耳公勵家世治易將無以余皮傳漂說爲孺人誦之差可供一粲乎

鄭孺人壽序

太學方生如麟年少而溫文從余遊善必稱親一日偕其從兄之孟而來請曰小子有母鄭孺人春王正月穀日春秋六十矣碌碌逢掖中不能捧毛義之檄貽潁叔之羹傲君恩以爲母光寵席先人資差足於養先生不以麟無似而辱收之幸賜一言爲壽問孺人所出之孟曰叅知公猶子之女女紅女誠少成若天性問孺人所偶則方世叔公儒雅有質行賈豫章故相張明成禮之爲上客其姑鮑司徒公女御家人嗃嗃孺人事之無違獨得其歡是爲孝婦世叔交道廣赴義若渴供給施予

無倦是爲令妻當其盛年爲夫置媵孺人舉麟間一歲
媵舉駟所以字之如一世叔沒而衣綦縞食蔬菽教其
子受學不牽姑息之愛不溺燕朋之習二子率循咸有
儁聲先世什一之業在邦溝者督家幹與諸傭早作晏
罷會計明審業乃滋豐自親及疎自邇及遠依之飽暖
者三世是爲賢母孟竊聞之天帝之女名曰女夷鼓歌
以司天和以長百穀母以穀日生殆天之所鍾美與余
按正月八日爲穀事不見經然周禮月令是月也天子
以元日祈穀上帝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于叅保御之
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畷舍東郊相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夏小正農正厥耒初歲祭先農率均
田及雪澤王政務農重穀如天官家省雲物稽災祥
爲其環城千里內占盡正月之所擇之元辰或偶在八
日而後人沿爲故事耶夫五穀之外或益爲六爲九爲
百而嘉美莫尚于詩有駉之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小
宛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穀之爲言善也天保之
詩曰俾爾戩穀穀之爲言福祿也人行善而天以福祿
畀之取義于穀者何民以食爲天食以穀爲主一不升
則歉二不升則饑三不升則饑四不升則荒五不升則
大侵民何以生秦醫蘇不云乎物莫伏于蠱莫嘉于穀

穀興蠱伏而生道章明淳如意亦言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甚哉人之繫命穀也故稱善稱福祿者歸
焉如生所言孺人貽子有穀矣子之于母似穀矣神明
長王體力佳勝子孫盡志物之養安居甘食而三黨四
隣歡樂歌詠之荷天福祿不旣多乎詩又有之穀旦于
差訓詁以爲善明且誠善明卽無日不可言穀孺人穀
若是以其人之穀名其生之日則可以其人之生謂穀
日之靈實憑依之非余所知也生又言孺人頗修佛事
而釋家所謂南無華嚴衆意甘露苦王觀世音菩薩者
亦以是日示現將無宿因善緣有相符耶蓋孺生所不
談第以人行善宜承天福祿祝孺人壽其理正矣其道
大矣其名芳矣其傳遠矣方生唯唯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唐顏節壽壽序

節壽顏太宜人者巴陵人今濟寧唐州守母也其父爲
教授公其舅爲明府公其偶爲茂才公茂才公以文學
高等食廩餼而明府沒哭父過毀遂不起是時母年二
十有九耳守猶未離襁褓母七日不食哭夫痛以頭搶
地血淋漓口鼻間所親寬譬之若夫死而猶有生氣者
在若子以身殉子將疇依是若真死若夫也寤而起會
茂才之弟與其婦若子女相尋卒有庶姑與母不相中

欲奪其志母復深念吾鄉者以孺子有叔父可託唐氏之宗祏叔郎可嗣而今已矣未亡人何復敢死則以其母弟茂才爲守師族豪有利其產者里豪有課其無田之賦者侵蝕百方皆隱忍受之哀端所觸哭聲徹戶外行者不忍過其廬服綦縞勤織紝足不踰閭姻戚鄉黨或至今不識其面事庶姑無失禮庶姑亦相卹也而督課守嚴守奉教唯謹弱冠登鄉書母年六十餘矣於是郡邑長吏博士弟子與四境父老以母節宜旌上諸臺使諸臺使覆教再三人無異詞以聞於上下宗伯旌曰故廩生唐某妻顏氏貞節之門守念母鬻子之閔而傷

其父不逮一日養則謁選人有今除三年以治行高第得封母太宜人于是諸楚人與守善者嘉守將母之孝而屬不佞言爲母稱壽不佞覽觀楚故實所載女仙如魏瞿兩夫人緱何兩仙姑萼綠華魯妙典之屬皆人外遐舉於人間節壽事無當其爲人婦而以節稱如文夫人平伯羸白貞姬之屬不聞其有子與否其爲人母而以賢稱如孫叔敖子發孟宗之母善于教子又不聞其節與壽何如文夫人平伯羸從夫謚不聞更爲旌貞姬號出吳王吳固楚讐非姬所樂受也孟宗爲令遺母鮓母却之此養口體者耳子發母責其子朝夕芻豢黍梁

不念士分食菽粒叔敖爲令尹以忠著聲而陰德之報其母未知見否蓋壽不必節節不必壽天道人事固難兩全也唐母爲夫立孤爲子成名通國之人賢之天子表宅里焉又及見守仕爲大夫爲賢州守薦章交滿公車祿養善養靡所不具令甲巳封者卽節不得旌母旌于前而封于後所承藉國恩殊異凡人所願冀百無一者萃于其身爲吾楚故實補其缺略豈不盛哉天之所祐人力不至于此母得天厚其登年若諸女仙非不佞所敢知知其必眉壽無有害矣夫壽者身節者名身壽猶可量也名壽億萬斯年莫窮其算祝宜人壽而先之以節是爲善頌善禱非張楚之言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之時義大矣哉

熊節婦壽序

今邑譚望族則王氏無偶矣其人以孝友忠謹政事文學資相望於朝野間而所稱節婦獨熊孺人云孺人考爲太僕賓賜公夫子爲茂才王小塘公茂才父爲方伯泉北公伯兄爲光祿虹塘公是族之選也孺人歸茂才踰年而有子封無何茂才卒孺人年二十有四耳不勝痛欲自縊者數矣而封呱呱泣也孺人撫棺而哭妾不難以歿殉君如是君之遺體何封九歲而天孺人復不

勝痛垂歿而是時光祿公昆弟無多支子可爲茂才後方伯公又創夫爲人後者之長競也割五子產殺其三以畀孺人共茂才祀事孺人奉主而哭妾不難以歿殉君如君之鬼餒何他日之事妾所不敢知沒身而已況君之父母命之乎于是舉方伯公所貽以授諸臧獲而身督課之曰未亡人旦夕不敢忘先君子凡以代先君子爲政也其事方伯公與姑郝宜人方宜人旦暮遣保母問啓居狀有甘毳必以獻無私曰未亡人旦夕不敢忘先君子凡以代先君子爲子也其事光祿公昆弟諸姊妹姑妯與太僕公夫婦太僕公之子若婦若女兄弟

歲時問遺無缺里鰥寡孤獨無告者因諸保姆以請量豐約贍之曰未亡人旦夕不敢忘先君子凡以代先君子爲兄弟朋友鄉黨鄰里也方伯公始卜兆未穿中而孺人葬茂才曰必耐方伯將令王氏子孫以方伯公故而分簞食豆羹之享於先君子也坎其右而石封之曰歿則同穴所以志也蓋四十年孺人居強半在茂才墓次而因是以繕治其祠舍庖湏封培其松楸梧檟闔以內闔以外不言而事畢舉也鄉三老博士弟子縉紳大夫按令甲婦守節三十以前至五十者當旌其門孺人應旌格相與采行事上有司諸部使者若郡邑長吏時

時下檄褒勞孺人而孺人逡巡不欲任未亡人柰何以先君子之不幸爲名高無歿所矣敢辭今年十有一月十有三日孺人春秋初度六十鄉之老博士弟子縉紳大夫因孺人之猶子諸生某等觴孺人而孺人益逡巡不欲任未亡人不卽歿先君子覲面目至今有餘戮矣敢辭諸父老不能難以問某某於孺人爲子婚行則屬室人而告孺人曰叔父陳歿人矣而隱然若王氏小宗則孺人以也具非孺人之身而叔父之身也藉第令無叔父而有封無封而有爲之後孺人節自節耳存亡於叔父何有孺人一日存卽叔父一日無亡四十年如一日是非孺人之壽而叔父之壽也孺人幸爲叔父舉此觴孺人起屬諸猶子內客曰敬謝諸父老之教未亡人不卽先朝露敢不恃粥而行以共先君子祀事

節壽余母序

節壽余母者黟東社和里汪時傑女也年十九嫁爲海陽余大涯婦八年而大涯卒卒之十有六日生子天保是時母年二十有六耳誓不踐二庭日抱哺其子而泣曰使歿者不歿使生者不負歿者在此子矣大涯故賈人母不欲失業天保長脫簪珥令從諸宗人賈已爲之娶婦汪卽其母族也舉孫曰廷春廷順天保行年五十

有二卒已廷順又卒而廷春僦市中室居息其父業倍
饒復有子應都應憲長者就外傳受書則過不佞言將
委政於其諸父昆弟而歸爲母壽問母年若干曰八十
有四矣不佞曰美哉壽乎爲婦二十餘年爲母五十餘
年爲王母曾王母三十餘年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廷
春曰自王父沒而余氏斬焉不祀賴天之靈王母幸有
先府君以至於孤又有二稚子夫六七十年而余氏之
先不爲餒鬼者皆王母賜也夫六七十年而三世履絲
曳縞乘堅刺肥鳴鐘食鼎者皆王母賜也未三十而哭
其夫踰七十而哭其子又哭其孫而造家之勞不與焉

是王母以八十年之憂博吾三世之安也且夫王父賈
焉而歿先府君賈焉而歿余弟賈焉而歿賈十九而里
居十一倚門倚閭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獨諸父相依朝
夕耳而余母復不幸稱嫠是王母虛有八十年之日而
實不能甘一日之養也世不少殉夫者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其先世與子孫何賴焉世不少有子有孫者從
夫從子無成而代有終而吾王母爲人婦更爲人母爲
人母更爲人父爲人父更爲人曾王父王母者非衆人
之母蓋衆父父也王母有歿之心無生之樂而後子孫
相生相長於今未艾歿者復生生者何愧焉故生無益

於人不如歿之速朽也生而遭多難不若一朝歿而無所事事也此兩者難易較然太史公幸美王母壽小子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一則以悲矣不佞謂廷春言良然雖然而王母自少迨老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爲節甚著且合令甲迺不聞有表宅里者何廷春愀然曰有司不先教化惟刑名錢穀之是務諸凡以節孝舉者胥史黨正之屬非與錢通不可而家世賈無鬻序之士爲之請於博士有司今得侍先生函丈賜一言侑觴寵靈光大卽旌門何以尚之因次其語爲節壽余母序

節孝林母壽序

林孝廉憲父莆中人也其尊人應朝公始家真州真州人誦憲父文行甚著則又亟稱憲父之母實善教子母陳亦莆中人父曰登仕公二十而歸應朝公四年而生憲父可三年而應朝公逝矣母年方二十有七耳哀不聊生而深自念上有尊章夫君所屬我爲之子下有藐孤夫君所屬我爲之父吾何敢死姑病臥蓐五年轉側須人母左右扶掖之卽溲便爲之保持爲之消除不委侍兒藥物饋粥非手所治口所嘗不以進姑甚憐愛之舅性嚴而卞母奉之甚謹一日偕孝廉食聞舅有命吐哺起而對內外宗長老知其賢歲時造門必白舅姑以

母出見而拜手謝之此女師也天所以祚林也孝廉長
出就外傳歸則坐之機杼之側使貫習焉既屬文爲博
士弟子所友必益友所師必名師問其評騭高下而勸
戒之其或燕朋爲長夜飲正色譙讓孝廉益自束修矣
雖登賢書未嘗滿假也應朝公沒且四十年飭蠱持危
產用滋殖母拮据良苦未嘗倦勤也所當施屬孝廉分
惠未嘗吝也三黨四鄰鄉三老校官諸生以母事聞臺
使者下檄旌門曰節孝賜粟帛且以上宗伯而母春秋
及七十諸與孝廉稔者將致祝焉委余行詞夫節以夫
名也夫孝以夫之父母名也其于夫之子猶未悉也余

竊取義于易母有三德焉其一曰恒六五之繇曰恒其
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林母蚤寡無
強宗懿親爲援而奉老哺稚理勞難修嫻睦從夫從子
豐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此一德也其二曰家人象曰
利女貞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說者曰父義母
慈母何以稱嚴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
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
母嚴而後內外齊肅子不敢狃顧復之愛而有佚志林
母成其子而因成其子之父此一德也其三曰晉晉如
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晉下體坤坤爲母明出

地下德成而光照于外王母者母之尊者也林母以中正柔和之德處遘閔受侮之日憂患何所不至而後身進於眉壽子孫多材慧富文采以其親名顯于邦國此一德也修此三者賢哉母也世不常有矣然易三卦皆本于貞一言蔽之又何費詞爲孝廉曰善入告于母母垂涕泣而道之曰恒之吉婦人也以夫子凶未亡人何忍凶而父而自爲吉孺子敬謝客之辱客聞而同辭贊之母執義甚高然在憲父善則稱親不可但已爲致玄纁羔鴈之饗而退

熊貞婦壽序

歲辛丑直指使者按楚廉得部內孝子貞婦若干人以聞下大宗伯議如故事表宅里報可而吾邑熊貞婦與焉明年貞婦春秋七十矣通國諸君子謀曰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熊貞婦者非常人也以匹婦之微勤人主嘉勞之旌其門若閭天又貺之以年是非常事也其何以爲貞婦壽於以焜耀吾邑之望而授簡舊史氏舊史氏聞之春秋有紀叔姬云紀失其國而遷於鄫叔姬歸魯紀侯沒而叔姬歸鄫以奉紀祀內女非嫁與出而書歸書歸非國而邑者叔姬一人而已胡文定傳春秋以爲叔姬蓋伯姬之媵耳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

故始以媵歸紀則書旣以不倍紀歸鄴則書至於卒葬
不一書而足孔子修經存而不削其重婦節如此古者
祝壽之詞第以魯事論頌曰眉壽無有害則祝其君曰
令妻壽母則祝其君之母而未聞有專爲人婦壽者然
余度是時魯知叔姬之足以重魯也紀知叔姬之足以
重紀也寧渠不爲叔姬壽不然何史之不一書足也重
之故書之愛之必祝之今者熊貞婦之爲吾邑重奚帝
伯姬貞婦固當壽抑考紀侯去國九年而叔姬歸鄴十
七年而卒不聞其能反紀故物使先人世世食諸侯之
祭也貞婦十七而爲熊氏婦二十而失夫又三年而失

子子其夫之兄之子蓋五十年而夫之血食日薦德馨
焉貞婦之有功於熊也非叔姬比也貞婦固當壽諸君
子曰是則然矣何以爲辭舊史氏曰

天子所以旌貞婦門者揭日月而行中天又何辭之爲
諸君子曰是則然矣吾曹何敢以

天子之命而私行觴舊史氏曰貞婦之於其夫也爲令
妻於其子也爲壽母請以魯頌四言爲辭諸君子曰無
乃太簡乎舊史氏嘗與修永昭二陵實錄歲終則書天
下之爲貞婦者藏之金匱石室他日國史采而載之列
女傳貞婦名在其中矣自魯隱公以來年千世百而猶

知有叔姬壽莫加焉吾邑千百年協氣間出而有貞婦
天子表章之史書於策千百世與叔姬並傳吾以爲鄉
人百觴之祝不若史臣一字之褒也夫春秋之書叔姬
其辭亦何費之有諸君子曰行斯須之敬則祝垂不朽
之名則史今日之事兼修而用之可矣

董節婦壽序

不佞之叔弟蓋受室吳氏云吳家邑西北斗絕萬山中
其人稚少文而褻然者爲茂才天授茂才父宗學弱冠
從外傳受書能強記生茂才八月卒於時母董孺人年
二十有一耳慟欲絕已自念曰吾以歿從歿者則誰與

生生者以吾歿而歿生者則重歿歿者吾其以心許歿
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終歿者之身也日夜襁而抱哺
茂才淚集於乳而俱飲之娣姒姑姑見者人人爲流涕
而茂才稍長出笥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
誦吾試聽之茂才長跼謝謹受教孺人乃始問家人產
首不重珥衣不曳地辨色而起諸臧獲以次受署至莫
告成家具繇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恒自傷生
不識父何狀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萬方必得其歡
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內外宗介紹叔弟而徵
不佞辭爲壽其所以徵詞第以孺人之爲母六十年如

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爲媿四十年若彼其卹也往不
佞視學秦中日檄所司謹察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顧事
不盡實而得聞於上必其有強近之親或名都大邑衆
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
山窮谷非聞家華胄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歿以殉一
坏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僞爲要譽於鄉
黨鄰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
焉而孺人名不出梱闔向微茂才爲子叔弟爲館甥卽
行年六十猶之匹夫之爲諒也雉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士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伍君子猶采其行事目之
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倍蓰男子獨奈何以微
迹見遺不佞爲書其槩令采風載筆者有取微焉孺人
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算矣

姜節孝壽序

劉中壘列女傳先貞順而後節義貞順者不辱其身而
不必以身殉節義者往往以身殉而或能以身全自三
代迄漢人三十有奇大氏國君妃卿大夫妻若媵與女
而里巷縞綦十財一二何以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彼食租衣稅所求必獲安知人間有窮苦狀卒然舍茹
辛楚損挹隱約沒齒無貳不可幾矣則瘠土民義沃土

民淫之說也田家婦生無一日歡一旦復奪所天走死地如驚計無復之耳不頃時而名成然何益人毛髮事有孱焉巾幗承宗祊持門戶扶微興壞保世滋大豈細故哉則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之說也中壘得其指矣臨潼有姜節孝者父故孝廉而歸王文學節齋君王家訾若長安丹君房而早失父節孝佐以勤儉漸有所起事文學宴私不介於容資之出與四方豪賢長者談藝問業名聲部發無何病念母老世父世母亦老子女幼從弟亦幼以屬節孝節孝鯁涕莫能對其卒也哭而毀水漿不入口分必死於時世母瞽矣世父相以來憑

靈牀而與其姑長號天乎死壤子之未已而復死新婦耶吾三老人何以終諸孤何以長是夷王氏也節孝熟思之泣而拜命曰未亡人何敢死死者而不爲生生者生同室死同穴死復生生不愧死有如此盟盡楮其常所服御飛蓬首而深墨面事姑與夫之世父世母養生備志物而送死備情文爲鞠子女與世父之子女教督劑寬嚴而婚嫁適豐約今其子毓文兄弟儒雅有醞籍所交游盡名公卿雋偉之士而世父子亦有樹也負郭畝鍾之田三時課耕粟入萬鍾芻畝益斥諸傭保以鹽筴賈淮揚間秦楚千里而遠部署策畫內外肅給夫王

氏無公卿大夫之位而素封不啻千戶侯節孝以孝廉女來爲富家婦饒裕無所患苦曾不以久處樂有流心布蔬操作斯已難矣卽臧獲受職坐而食之不言有無多寡其孰詰問焉而綜理米鹽細密有益無損卽有子能食之不能教不失爲衆人母而二子讀父書與文學齊名樓指而程節孝功於夫則代之爲子代之爲父代爲從父代之爲保家主於家則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鬻諸業並興而或過之於母黨則似其母從一而終爲門楣光於女家則女適張良玉少寡兩髦爲特無母也天只之憾於鄉則博士弟子郡邑長吏監司部使者太宗伯交上其事下詔旌門無論王氏得未曾有三輔五陵其爲人也多矣茂實英聲胤祚無疆如是者幾何無論近代質以列女傳所紀貞順節義殆兼數十人之長善乎名節孝者爲以孝成節也節一端而已孝爲百行之本其道至大儼然匹婦身繫三世之重功兼作述名高今古詩云錫類不置禮云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不可一節稱矣今年節孝春秋六十諸善毓文兄弟者授簡舊史氏具侑觴之辭因爲發明中壘傳指而歸美乎以孝成節如詩禮所云壽之至也又何加焉

張母秦孺人壽序

十一

今

張介夫者儀部德夫從弟也。以才美名淮陰，余私心嚮往。之一日，使使來贄其詩，而復以詩贈余，咸有思理。則又請余爲其因母秦孺人壽。蓋孺人稱未亡人，時年未三十。介夫財九齡，有弟尚未離乳。孺人念欲殉地下，而二子呱呱泣也。未葬，則日憑棺已葬，則日奉主而踊且號。妾不以匹婦之諒報君子者，惟是藐然二孤之故。君子其式靈之，以字二孤，無匱宗之祀。吾母鬻子之閔也，是梁寡高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子長而就外，傳瞻察，防禁非聖之書，非禮之色，不使接於目里巷之語。天治之音，不使入於耳。少年之戲燕僻之朋，不使入於室。吾母教子之正也，是申國之嚴有法也。事舅姑大小必請，有命應唯敬退，飲食必以甘旨，衣服必順寒燠，夙夜劬心，病不告勞，常懼有迂錯以失二人歡。貽地下人憂，吾母之孝也。是曹大姑之所爲女，誠也。男受耕，女受織，任以事而考其成，明而作晦而休，無日以怠。吾母之治家也，是公父文伯之母所爲子戒也。二孤長而知交，多太父行，賢豪長者昵就之，雞黍不時具，脫其簪珥，付質庫治。共張曰：苟吾子得賢師良朋以成名，吾何惜此。吾母之玉子於成也，是陶士行之母之剪髮延賓也。明年春王

正月母春秋七十不令兄弟無可顯其親唯使君一言
比於千金之壽余作而歎爲書報介夫子所稱五母者
去之千百年而其人灼灼如在子之母兼有五子之母
之美則亦千百年人也子之母能使子無父而有父無
家而有家爲令妻爲孝婦爲賢母爲壽母豈惟人能蓋
亦有天佑焉子家淮陰淮陰有漂母能識韓王孫於資
身無策之時可當列女傳賢明而不聞其有子下邳嚴
延年母有子矣可當列女傳仁知而子以酷吏被刑與
無子同雖有壽與無壽同如子之母人有善卽天有報
豈易得哉按母稱嫠之年迄今稱老於禮應旌令聞長
世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何減昔五母儀部公旦莫入朝
其重圖之以爲子母壽余言不腆姑比於乘韋先耳

程母陳媪壽序

余友程時卿每爲余言其族父子揚之行事蓋長者也
子揚家藏鏹千萬年八十餘矣見時卿輒呼曰先生卽
病必扶杖起而相揖甚恭其謹厚類此而有子宗湘善
方脉醫藥術奇中宗湘之子良科席祖父之貲雅好儒
新安人儒不就輒之商賈而良科終不以其故改錯余
固已心異之而仲弟游新安與良科周旋習知其爲人
與時卿語合於時宗湘子揚沒久矣良科之奉其母陳

孺人以孝聞於三黨陳孺人者時卿視之蓋嫂云其父
爲石墅處士竹泉公豐於財而嗇於嗣憐愛女最甚顧
獨才宗湘而妻之所舉丈夫子三人伯則良科無何宗
湘病孺人衣不解帶蚤夜侍臥起凡六年如一日而宗
湘卒孺人欲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念三子少無
依乃強起進匕箸偶其介婦以事尊章如宗湘之爲子
也出篋中遺編以授三子讀而篝燈操機杼課之如宗
湘之爲父也居恒謂良科兒祖爲長史公季子之曾孫
三家代有聞人圭組蟬連獨季氏以貲豪而祖之不以
富有侈心也而父之不以富廢儒術也譬之良農不以

水旱輟耕孺子勉之哉假令商賈逐末雖積金若山而
母不願有矣良科之好儒至於今不勅實本孺人之訓
而孺人春秋且六十良科則語時卿吾聞太史氏之文
榮則華袞久則金石以吾母之從一不渝字育諸孤也
豈不偉然稱女士哉而令甲守志必三十以下者得旌
母氏僅踰數年遂坐例格以良科得辱於太史之仲弟
以兄得辱於太史其幸爲乞太史一言侑母觴卽表宅
之典不寵於此矣夫人情靡不苦難而樂便見小而忽
遠孺人五世治儒不效而卒不奪子儒良卿所用壽母
不於靡衣媮食連車騎盛賓客而在史氏之言是皆有

大過人者稍爲紀其事俾時卿緘而遺之程宗人無萬數儻有味余言而興乎

畢母余媪壽序

自詩錄共姜春秋書宋伯姬而節烈之婦著在竹素者較丈夫爲賢矣自慷慨捐生從容就義之說興程嬰公孫杵臼之事起而立孤較身殉爲尤賢矣以無夫見節以無父之子見功其節與功誠奇而其志則專一而可循乃若無夫而實有有夫而若無已爲子母而更爲子父欲爲子父而嫌於奪夫若存若亡若合若離從夫從子無一可者而卒能成其子以無愧其夫其操心危而

慮患深視夫以無夫見節以無父之子見功者蓋未可同日語也鄉人有余媪者其偶曰畢玉琳其子曰世暘世暘生甫亂而父弃家爲汗漫之遊莫知所之媪爲之持門戶授其子讀父書不就出其父橐中金爲行賈賈日饒爲娶婦有二子拮据黽勉鬻子造家三十年而媪春秋亦六十矣見夫之揮旒篋筥而不敢縣且藏也夫故在也枕不敢斂簟席不敢篋器不敢褻夫故在也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不敢私假私與舅姑雖沒夫故在也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而不敢助奠夫故在也摩挲其子抱哺其孫而不敢爲色喜夫不得共樂之

也坐重茵而不敢御食列鼎而不敢嘗夫不得共享之也不佞少業詩詩本人情情之所鍾莫如夫婦聖人體悉其情而潤色其詞悽惋篤至使人讀之不能竟以意逆志以身處地而媪之辛楚可知已有草蟲阜螽之感而無旣覲降心之期有自貽伊阻之懷而無曷云能來之望有不日不月之戚而無牛羊下括之信有中谷之化離而嘅嘆條歎啜泣無所可施有夏日冬夜之悲而百歲之後不必歸於其居入則銜恤出則靡至歌不可泣不可其心固從一而終而跡故避之其迹固未亡人而其心實幾夫萬分一離者之復合也昔晉公子出亡

而納狄季隗與約二十五年不來而嫁季隗誓就木以待卒反其國唐賈直言貶嶺南妻董引繩束髮封以帛非君手不解直言二十年還封帛宛然沐髮髮墮無餘然而其遊有方其合有時以有夫見節而未聞其以有子見功故按之詩徵之往事而處若有夫若無夫之間險阻艱難不二其心更能爲夫立其子高其閨閤光其宗祏若媪者蓋世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矣會媪初度世賜介其姻孝廉譚君謁不佞言爲壽不佞謂世暘而父之出也而母寧詎能一日忘乎其茹痛服勤幾何而不爲溝瀆中人始願寧及此乎而欲壽而母是滋之哀也

世暘負墻而立曰子不謝生於父母物不謝生於天地
微太史公之言小人不敏亦安知吾母氏之功若此其
大也節若此其堅也立節與功若此其難也卽母氏不
欲聞請志之於家乘

王母李孺人壽序

蓋今春後二月不佞始識眉州王君云君家近郢與郢
司空曾以三氏有連司空初謝政不佞往相存也則君
就郢邸中張具候司空司空以不佞故難之君前揖曰
若傲福於司空太史幸臨況臣臣之願也敢不共命不
佞遂與司空過君飲達旦極驩而罷君美鬚甚鬢渥顏

而豐頤又伉爽善持論傾其座人初別駕眉州有聲久
之遷衛叅軍輒自免家居垂十載矣不佞恨識君晚而
無何胡虞城明府以君母李孺人懸悅之辰來告不佞
愕謂虞城王君尚有母耶曰孺人實生君使之年曰春
秋七十矣孺人自眉州外無它子眉州資適逢時地忍
之不患無中秩一旦如脫敝屣有邴曼容百石之義孺
人以爲善養不在祿也眉州好客戶外屨常滿有鄭當
時郊馬之風孺人率子婦旦莫治酒脯奉客驩亡厭也
眉州第舍圃沼選勝極態有袁廣漢山園之饒娥媼靡
曼盛鬚薰燧肉倦絲代舞停歌奏有徐君倩聲伎之奉

孺人顧而樂之不爲疲也孺人三十年爲母五十年爲太母重茵列鼎黃髮兒齒恣意所欲以莫不臻假設眉州拘牽徽纆不得謝事舉孺人之遺馳九折叩嶮以貽陟岵憂抑有所齟齬當途投劾而退雖賦閒居奉板輿身不免見法以危其親是孺人有子無子也假設孺人露薤風木有不可諱眉州雖祿食萬鍾曾不若蔬食飲水逮其生存是眉州有母無母也孺人有眉州五十年於茲出面反告固子職宜然眉州蚤貴而勇退長有孺人斯天授非人力矣天因人人成天以此窮福極考寧第如今日虞城復言孺人稱未亡人三十八年家饒而

有子不以節顯夫生寄也繇七十以至百年辟之一瞬人貌榮名迺無旣耳是在吾子不佞嘗觀劉中壘傳列女首母儀次賢明獨節義爲後孺人家饒而有子稱未亡人三十八年無侈心無失德是中壘所首錄者表宅之典缺而不講有司安所辭其過哉雖然蜀婦清守其先丹穴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爲築臺旌之乃名所繇傳則太史操其柄不者卽禮抗萬乘擅利數世民無得稱焉不佞舊史氏已悉孺人足爲孺人不朽地於是虞城籍其言授子栻稱孺人壽栻眉州倩也

謝孺人壽序

外舅王光祿公舉二丈夫子其仲爲太學述虹公蓋余室淑人弟甫十四歲而失父服除謝孺人來歸光祿公以清白遺子孫無何有也孺人佐之以勤儉少有矣公因母蚤世而光祿公命其副室李孺人子之李孺人故有女爲典客楊公婦亦公姊也而淑人與其伯兄塾江公則適石宜人出石宜人子公如其子而道尚嚴李孺人子公如其女而道尚慈孺人事兩姑不以嚴成疎不以慈成狎其事家婦戴孺人與兩女妯甚睦太學公以是稱孝子弟弟不復問生業行有餘力則以文會友琢磨斧藻日異而月不同太學公以是稱茂才異等顧數

奇前後楚闈若京兆試凡八上不第意不無小望而忽遇疾卒卒之日年甫四十有六而尚未有子五月而後媵舉子又二月而孺人舉子孺人日抱二孤而泣公之几筵微是孤也未亡人何惜以身從歿今孤在卽君在未亡人何敢歿字二孤如一曰先姑之子先君子如是不敢倍也男職耕女職織作息以時勞逸工苦差次賞罰曰先君子如是不敢二也二孤旣齟就外傳擇師友之良者隆禮而延致之早莫督課不以姑息曰先君子父若祖教誨先君子如是不敢佚也余嘗舉女甫三日而孺人欲王氏重親遂爲子委禽女天則楊家姨之媵

有女復以余言定爲子婦凡此皆以尋太學公生時兄弟之好也十年而二孤立矣里中學士大夫言昔光祿公疏論上所最幸相臣謫宦東海天下名御史孺人父爲中州令會伊庶人不法與相抵牾至被逮繫天下名強項令孺人矢心以殉死者歷諸艱以全生者凜凜大義不忝王謝門風是女而丈夫者哉直指使者觀風郢上邑博士弟子員鄉三老以孺人事聞明府林公爲旌其門正值孺人初度之辰戚黨椎牛醢酒介二孤以賀而孺人涕泣固辭未亡人柰何乘先君子之不幸而徼之以爲名傷哉二孤生不識父作何狀而未亡人不早從地下報先君子可弔也而若之何其賀之余時從賓客後屬二孤白孺人光祿公男女各二今子獨墊江公婿獨余在孺人之妣與女妣俱先卒又不若孺人有子光祿公命世賢豪財得二子孺人孱焉嫠也而能從太學公身後有子如光祿公以此思難難可知已天錫光祿公祚胤哀太學公之不祿釐以孺人植遺腹而振中葉孺人遜不當賀其執誼甚正然以爲光祿公太學公賀則何讓焉孺人乃命二孤登客九頓首而謝今日之事母氏以爲大戚無所辱命小子敬爲先大人先王父拜諸長者之賜

程母黃孺人壽序

余考史傳外祖于外孫事相及而德相報者代不乏人獨外祖母不多見季康子于宋景曹使冉求以產馬薦諸夫人之宰彌甥雖尊貴而不聞生事禮若何魏舒外家甯氏起宅相者云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則所患不知人謝道韞遭孫恩之難外孫劉濤與焉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濤遂得全時年方數歲未知後日能有樹否道韞目見乎未也豈其年行懸隔不必身親遇之抑職由外祖而母以無非無儀無得名耶余友吳公勵猶子祚有名

家風而其外祖爲程孝廉老廉之偶爲黃孺人余嘗觀汪民部作孺人頌蓋孺人未笄而失其父父無子家人利其貲爭爲後孺人序倫擇賢而後始定所以事母甚孝則女也而實男矣旣歸孝廉相之力學學不分於內顧而名成相之治家事不倦於代終而業成則婦也而實夫矣孝廉冢子不及事父母沒身而孺人養志養口體使尊章忘亡至喪祭節文終遂焉則婦也而實子矣丈夫子三人愛而能勞農則農賈則賈儒則儒功不凌雜志不佚惰用不汰侈各因其材而竟其緒則母也而實父矣爲女相攸而得吳君無幾何女夫卒勛其女以

從一立節祚旣長勛其母以義方垂訓祚奉母之教祚母象母之德而兩未亡人遂爲兩家門楣光異哉孺人知祚可以興吳也而擁右之哀祚父之不祿幸有子也而卵翼之其識超於甯盛其功倍於王謝今年孺人春秋七十祚從其母稱觴上壽復徵文于余以張大孺人令望則季孫所不得生効于宋景曹也辟稱比方可不謂全德全福哉儀禮論小功服制曰爲外祖母以尊加祖是尊名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爲乃若吳生之於孺人猶祖猶母也非直爲母也女子子之子曰外孫以女出外適而生乃若孺人之于吳氏非外也內也所欲爲孺人壽宜無最於吳生母子矣夫孱然一婦人身能使黃氏無子而有子能使程氏與吳氏無父而有父蓋三家且藉之以立命永世又何難於自壽彼三家九京之魄委目瞑而享有蒸嘗不替必籲天胙孺人以遐齡難老天所陰隲申錫無疆又何但如今日余聞孺人母娠時夢李靈飛佩萱游於庭而孺人生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爲壯而宜男老而忘憂訊之占夢誠非虛妄然而神道遠人道邇不若以三家子姓與其先靈爲孺人壽是倫理恩誼施報感應事之章明較著者也

張母劉孺人壽序

陝以西縣名安定者二一隸鞏昌府一隸延安府余四
任陝兩縣俱在部中而鞏昌安定獨饒其人多好義最
著者爲張氏張氏先有材官有叅知有太宰有散官有
州幕有典客典客先後散數千金濟邊所出粟稱是
天子爲晉爵二等旌其門風示天下又以子貴封內史
而其弟典客公以述亦與兄齊名子鑄爲諸生食廩從
侍御史馮仲好講學稱高第弟子自張氏興而邑爲望
國余少弟與內史同官相善鑄與其婚姻太學楊四
皆從余遊以是稔聞家世不獨多賢男子蓋得之母儀
婦順者非少而莫賢于劉孺人矣典客元配曹孺人劉

其繼也從典客于京師于維揚于雲中上谷止則慎屬
鑰匙器用行則具繡膠適寒暑于家大則供祭祀奉賓
客小則御僮僕課耕織典客一無內顧比沒孺人爲政
勤則夙興夜寐儉則惡衣菲食慎則足不踰閭言不聞
聲而日訓誨子孫母侈母傲曰先人之禮法在未亡人
何敢軼之所當施予若六戚之窮厄四封之貧窶母吝
費曰先人之德澤在未亾人何敢闕之其識度操行超
於恒情而合于大道者曹孺人有子鉞蚤失母孺人子
之爲之受室于楊鉞視孺人猶曹也孺人已有子鑄視
鉞猶鑄也鉞卒有子懋學孺人子懋學猶鉞也楊卒孺

人視懋學婦猶楊也世衰道微後婦後母之賢者鮮矣
天子則舜殷高宗諸侯卿士則尹吉甫陳玄其他不勝
僕指曾參王駿朱暉管寧諸君子終虛伉儷所懲者衆
而所慮者深也抑有賢者閭纘薛包王祥王延之母始
虐而卒仁仁以子故非若孺人之自爲慈母也魏孟陽
氏女程穆姜子始逆而卒順順以母故非若孺人能使
其子孫自爲孝子也鄭休妻石存其小叔九年之中三
不舉子過于取名而忍于寡恩非若孺人之兩全也翟
方進胡廣母子俱得未聞立孤孫非若孺人之子與孫
託孤寄命也可不謂全德乎孺人春秋五十里人號之

節壽而楊太學來自安定謁余爲祝辭則以馮侍御及
茂才王光胤言實之余惟孺人爲後婦後母誠古今人
中不多見然所可能者人也所不可必者天也夫齊義
母舍其子而欲活前母之子雖幸俱免豈其義方無素
而不能保子不就吏訊期年不決也羊祜母專心養前
母子發豈賢不足而不能令祐必有後也天之所命人
將如何孺人笄幃俸弱而持門戶勝丈夫發婦賴之無
夫而有夫孤兒賴之無父而有父已之子子兄子如子
前母之子父叔父如父子孫之婦如同產兄弟之姊妹
分秩然情藹然而鑄與懋學咸有佳兒繞膝分甘三世

如一張氏孝友之風光于宗祏表于鄉閭人情所願欲
吉祥善事亦靡不具孺人以人定勝天而天以純嘏報
孺人純德富有日新百年未艾今所取財得十半耳易
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晉之初六晉如摧如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
于其王母孺人世祿之家自抑如摧自斂如愁五十年
不改其素恒以一德莫尚于茲矣王母介福由錫以下
昭受無疆不顯亦世說天莫辨乎易孺人天所鍾美也
長有天年請以恒晉之繇爲定保明徵焉

徐母張孺人壽序

張孺人者吳徐太學聚之之母也聚之王父爲保御公
父爲太學生登公保御公母弟爲少宰學士公公望與
余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史官雅相善而余出叅外藩
數躡不振公望位日通顯然無子以士登母弟爲子余
不佞于朝未見保御公父子今年聚之游南雍以通家
見而奉少宗伯學士朱公民部郎盧公所爲孺人祝辭
若傳請曰少司寇李公中丞羅公皆少宰公門人推疇
昔之好將有以介母壽則惟先生爲之辭余讀兩公文
所述孺人事蓋吳有長者張盡修公是爲孺人父而士
登初受室王舉聚之無何王不祿士登父母簡可繼者

謀之少宰公少宰公知張公息女賢遂締昏孺人甫辭
爲女卽爲母而子聚之不啻離裏屬毛然者家故殷饒
自爲婦推布操作與女衡等尺布斗粟出入必請命舅
姑姑病禱于神以身代姑宰相士登敦大事有庶姑事
之如姑更成其子士登婚踰月如京師曾不繫戀歸則
病矣孺人割臂和藥以進神告士登若病不可爲以若
婦誠苦爲寬數月而後卒孺人泣血將以身從保御公
歎曰吾老矣孺子誰倚不念若夫託孤意耶而孺人甫
起其教聚之不姑息啓居語默必歸于正所交游遠絕
非類故爲諸生爲太學生有聲而保御公卒聚之方在

太學有睥睨齟齬者孺人迎少宰公鎮撫之聚之痛父
早世又痛失王父哀毀至絕孺人乞靈關壯繆徒步悲
號暴雨與涕淋漓觀者如堵噴噴曰賢哉母也而聚之
勿藥有喜此其生平大致于後婦後母中曠世希有矣
兩公之言云爾夫如是孺人壽至極也吾以易徵之恒
恒其德貞婦人吉從一而終也孺人之從一也代其夫
爲子代其夫爲父代其舅爲家督迨老不衰可謂恒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此其宜壽者一家人利女貞貞
者正也非嚴不正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人
恒言父義母慈而母亦稱嚴母不嚴家之蠹也孺人于

聚之愛而能勞無納於邪是以能孝能成親名九三嗃
嗃悔厲吉六四富家大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吉而大
大而終此其宜壽者一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其象爲小
于厲爲夫征不復爲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終莫之勝得
所願也孺人當夫征不復小子惕厲外寇乘間之時而
以順相保終莫之勝止而與動不窮也可以往有功可
以正邦可以居賢德善俗此其宜壽者一聚之九頓首
而謝曰然以告諸公籍其語歸爲三祝

姚母文孺人壽序

世之慕文待詔先生者以畫與書而不知其行事若邵

寧庶人聘辭楊張兩執政錄用生平不與藩邸中貴人
交往守身清白旁絕姬侍琅琅大節出風塵表先生子
若孫曾孫以下數十人皆循用經術禮法不忝前哲而
婦女亦化之志行高秀若今孝廉姚孟長母是也母于
先生爲曾孫女其父則郡丞公少而授以三禮小學內
則習與智長切而不愧旣歸孝廉父太學公孝于兩姑
順于君子二十二而稱未亡人蓋孝廉王父爲武陟尹
曾王父爲沂州別駕而太學公不問生產產日落孝廉
十月失其父兩王母老且病其伯父苦踐更拉穢穉兒
與之共事束而詣吏所遭窮厄如此而孝廉復善病出

之百死一生中食而教之至有今日又奉其篤老之姑二十餘年姑婦相愛若離裏屬毛卒與太學同歸于土且并葬其庶姑兄公從娣婦兄公者卽拉孝廉襦襟中者也達大體而略小怨君子以爲難已爲孝廉卜居力田爲娶婦婦無祿蚤世爲之卵育其子女孝廉志意致修德行致厚知慮致明其爲文章按往舊造說博雅中倫四方人士響臻影附結布衣之交爲十日之飲者相屬母紡績資給使結勝己厚褥大被與氣類接有陶孟二母之風故事未三十而矢不踐二庭者年五十得旌母春秋五十有七矣鄉三老邑博士諸生且上聞母不

欲以太學公之故取名孝廉亦虞傷母心憚發之口於是善孝廉者屬余爲祝余晚識孝廉重其人比之吳得數從遊益歡孝廉所以顯其親者日升川至遠大未可量余竊指數母之生卽待詔先生考終命之年年且滿百先生以男子安常履順而惇固守終壽考無患母以女子備嘗艱難險阻振中葉之衰爲夫黨高閨闈爲父黨作門楣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劬勞倍于先生什伯千萬壽當軼先生而上之無俟著蔡矣諸友人曰古人之交以登堂拜母爲最重吾儕辱交于孟長情若同生謹以使君之言于拜母時誦之爲壽

楊母盛孺人壽序

盛孺人貴家女也其兄弟之婦莫非貴家女也其女兒弟莫非貴家婦也貴不期驕而孺人無驕三齡失母育于兄未幾失兄又失父生事之極順沒事之極哀也其歸楊司城公蓋繼也而爲之前者有子有女矣孺人子女倍之孺人子前孺人子猶其子也女前孺人女猶其女也其失司城公不徇以匹婦之諒而爲之造家其御諸子女不溺于姑息之愛而爲之義方司城公家益增于往而諸子爲諸生爲太學生斤斤禮法無廣陵靡麗之習諸女爲名門婦宜其室家蓋稱未亡人二十餘年

知足以理紛錯仁足以懷携貳莊足以遠強禦禮足以修嫺睦爲家嚴君爲鄉女宗行年五十矣廣陵薦紳大夫博士弟子鄉三老采輿誦按國典上其事于郡邑臺司將聞之宗伯櫛表其門而三黨密戚則以孺人覽揆初度之辰介其子稱壽觴而屬侑辭于不佞嘗觀易上經首乾坤以爲造化之始下經首咸以爲人道之始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也咸取女吉彖曰止而說男下女孺人之爲女也孝而司城委禽焉剛下感而柔上應猶乾下濟坤上行則具咸之義矣卦序咸後受以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孺人

之爲婦也無一而非從夫不欲毀其夫之家不欲佚情
其夫之子女有夫如是無夫亦如是久而不變則具恒
之義矣今日之事其卦爲晉晉下體坤坤爲萬物之母
六三陰在二上猶母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如柯葉之
扶踈英蕤之榮灼而根柢膏澤居不可見之地非受之
孺人而誰乎則具晉之義矣而蔽之以一言曰貞咸言
利貞恒亦言利貞晉言貞貞者女道也坤道也曰安
貞之吉應地無疆曰含章可貞無成有終曰用六利永
貞永而有終而無疆壽至矣諸君子以貞表孺人非直
彰德卽所爲祝舍是奚以哉古祝辭多韻語易繇率有
韻請擇于是四卦誦之加爵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喻母壽序

蒲騷喻茂才朝玉工舉子業又善爲詩邛郫間負笈從學者如林高第弟子多仕進以功名顯而朝玉顧數誦于有司頃者東游吳越辭余西歸余謂時方隆暑何不小須朝玉起而拱立言曰母氏八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九十不佞裹縫掖糊其口於四方不能以公家三釜祿養亟走膝下舉一觴所爲停橈相過冀幸使君片言以代鯁噎之祝耳母蓋邑冠族黃氏女事朝玉尊人五十

年敬共無違有郤缺馬良家風所乳子女六人曾無菑
害悉成人內外男女孫曾孫四十許人孫亦茂才與朝
玉侔名云余語朝玉史載賢母不勝數或多富貴不必
有子孫有子孫不必有壽考富貴不足論人子之於親
得一日養雖三公不易曾子季路皐魚所爲願慕不得
也子有母九十蔬食飲水承歡有餘何必祿且子母賢
不以祿望子余竊聞大略矣織縷以給子受經如翟方
進母隱几壞不欲易非此何得古物如韓康伯母人患
無德義不患不富如李衡母士當自勉貧何足泣如吳
孟仁母貧乏不自存此好消息如崔玄暉母衣練素乘

竹兜子熊膽和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如柳仲郢母患不
能屈不患不伸如二程母以善養不以祿養如尹焯母
而子欲以母之所不屑者事之耶子之母耳目聰明手
足矯健日噉飴一升安子之養衣短褐有狐貉之溫進
戎菽有稻粱之味庇蓬室若廣廈之蔭乘韋路若文軒
之飾迨然不知榮辱在彼在我雖丈夫不逮而子見不
及此耶朝玉曰然惟母氏曙大義持特操不佞是以離
子舍不至將母來諭然而年之脩短天實爲之不佞何
敢取必于天余語之曰天雖難諶至于福善則有顯道
余知子之母積善御子孫子孫婦未嘗疾聲怒色推而

婚姻里黨下逮滅獲皆然當始生之日推牛醞酒承筐
載贄而來祝者爛焉盈門天之聽視在民人所愛敬天
必胙之古記女仙若南嶽魏夫人若伯山甫甥若平原
客舍梁母若楊敬真若裴玄靜之屬皆有子而行事率
依于善遂以長生久視子之母善矣黃髮兒齒卽東方
朔所遇採桑老母瞳子有青光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
嬰孺昌容鍊形陽都女眉連耳細長湘潭媪策杖曳履
可日數百里李真多神氣莊肅風骨英偉湛嬰自童幼
逮衰老顏狀無改廣陵茶姥輕健有力曾何讓焉仙聖
之種豈人間歲月所可測量朝玉曰信如使君言母也

天只眉壽無疆不佞復何以家貧親老不爲報仕嬰懷
其門人進而更端曰仙家者言儒生所不道昔崔篆母
通九經百家號義成夫人崔寔母博覽書傳自是崔氏
代有美才爲儒林宗韋逞母號宣文君喻先生之學得
之其母轉相授受喻先生雖在白屋師嚴道尊教行化
遠母之功與三家母等以此垂無窮施不朽壽亦何羨
於仙余曰此母儀女訓生人大道中庸易簡而日新富
有者也朝玉歸而誦之母必欣然加餐加爵矣

程母汪孺人壽序

程母汪孺人其父次公以長者稱其舅觀察以良吏稱

其夫孝廉以文苑稱其子從仲有聲費序間二孫瑤環
瑜珥稱其家兒而孺人年七十矣從仲過余而請曰人
孰無母當其始生之日率子婦承筐篚具鼎烹盛歌舞
肴鞞鞠臚奉觴上壽數起而已母氏女士也於書無所
不窺凡世俗所爲禮無當其意者小子不敏欲得先生
文以佐讀庶慰母心余曰有是哉子舉母之生平而按
之古人書合者置辭焉曰母生而慧穎好讀書外王父
止之此男子事對曰夫書豈專爲男子設哉前言往行
鑒戒具備修身齊家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其責均
耳外王父不能難別置淨室陳書其中諸弟自塾歸屬

之口授數年而經史騷選無不成誦奉以周旋舉動容
止不失常節余曰善此曹惠班博學二崔母覽書傳通
九經百家言宣文君博周官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
也外王父素封遣女甚豐母歸蜚襪垂髻文縠華袿先
君不悅謂母若讀書知有漢文帝乎曰然集上書囊爲
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天子且然而況士庶母曰
恐君以簡陋爲嫌不可媠媠見誠如君言幸甚舍之一
如田家婦裝余曰善此孟光之去綺縞粉墨椎髻布衣
操作而前桓少君屏侍從服飾挽鹿車提甕行汲而馬
倫慕效之也歸未踰月先君聞王太史授徒雲間將往

受業難母不欲行母聞而辦裝勸駕奈何以帷廡之愛妨君大業余曰善此齊姜不以懷安敗名樂羊子妻引刀斷織夫還終業呂榮流涕進規尋帥遠學也先君舉于鄉而艱于嗣母擇宜子者以進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後先進五姬分當夕之御而後有小子余曰善此趙姬下季隗宋鮑女宗士宜有貳也小子生二月無祿先君卽世母發胸擊心爵踊不內勺飲者七日且相從地下家人倉皇莫知計所出母徐起而謝諸娣娣親黨曰夫君不絕如綫者以此孤我死則何恃焉等死耳以孤全而歸之死未晚也女嫁從夫夫死從子兒

在如夫在焉歲饑斗米萬錢母飯脫粟而市肉啖乳兒者母令乳薄傷兒余曰善此敬姜不以夜哭穆伯而梁寡高行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小子五歲卽令從塾師授書朝出暮歸不得與羣兒狎夜則令習復所誦不成誦不就寢家近市而囂燕朋相比母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防邪僻而近中正嚮城中廬築館黃山之麓爲小子擇賢師友敬業樂羣無以溫清定省分念小子幸舉兩難教之亦如是余曰善此孟母卜鄰三遷泰瑛教流三世杜泰姬韋弦七男孟仁母厚禡大被令兒與學人氣類接也子之母真能讀書者矣余聞桓公讀書于

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糟粕矣是說也荀卿廣之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徐幹廣之曰鄙儒之博學也務于名物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男子有博極羣書而或病其讀書不識字者子之母之讀書也自其爲女時而知識超人遠矣向後爲婦爲母七十年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告之示之靡之儻之鈇之重之好法而行篤志而體齊明而不竭寡立而不勝柔從而不流可以美七尺之軀可以成君子之學可以統大義之極日者年及于斲輪五官之用不衰而容貌加澤其汔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壽固所自有餘而何用祝爲從伸起而謝曰吾固知吾母之賢得之讀書也不圖其精微廣大若是歸爲母誦之母當解頰加一匕箸矣

程母楊孺人壽序

解易者曰咸恒男女少長相配蠱隨歸妹男女少長非其偶矣長女感少男爲蠱少女悅長男爲歸妹長男先少女爲隨少女適長男爲漸男下于女男爲主吉女下于男女爲主否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參伍錯綜吉凶故無方所卦名歸妹六爻皆以妹言其彖曰天地大義人之終始也道兼三才寧無所以致吉者余觀憲使吳公京兆從事張公所爲程母楊孺人祝辭而知其善用歸妹之繇也上林程公有八子子凡四母適曰吳孺人而如孺人者三曰楊曰李曰昝吳子二李子三昝

子一楊孺人子二其處夫婦適庶後先母子之間可不謂難乎楊孺人事上林公以順公好客好施孺人不惜瑤環瑜珥以佐實燕賑貸而公得豪俠聲於吳楚間夫動以悅爲歸妹正而說爲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焉咸曰取女以取屬男吉在取歸妹曰征以征罪女凶在征孺人聽取于上林而不自征何不利之有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女者六二兌女士者上六震男一處說之極一處動之極不言夫婦而言士女六陰虛約婚而無納幣之實三亦陰虛受約而不具酒食召鄰里別嫌明微搏節退讓小星衾禰修其常職行不踰闕

窺不出戶言不越閫又何不利之有其奉吳孺人也以
恭不矜能不施勞不以夫君之昵長傲不以有子之貴
生亢卽吳孺人妹字之愛而重之故曰君之袂不如其
娣之袂良使女君不以袂良爲恚娣固有以宜之矣娣
不得自專故曰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遠矚已
實有才而斂之粥粥若無能抱道以恬何異處女故曰
以恒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幽人猶言靜女耳以此
承君相得有合故曰利貞曰吉相承也其與諸姬也以
和爲已出也者子爲非已出也者子爲已也子者母爲
非已子也者母而於家督更加禮焉詬詈鞭朴不及女

嬖鰥寡孤獨疲癯殘疾命其子周之蓋上林公與吳孺
人旣沒身養尊居泰亦若六五之月幾望而猶然二之
自貶損也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自以爲能履不知
其借明於九二自以爲能視是以棄娣用須未足當娣
失娣之助則必黜而歸歸然後知用娣故曰歸妹以須
反歸以娣未當也孺人之于儕侶曾無纖芥各止其所
惟其當而已矣然則爲孺人祝辭舍歸妹其誰與歸大
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物久必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
久必敝有以知之則不敝咸以少遇少恒以長遇長歸
妹以長男遇少女少以濟長而永其終孺人道人以言

禁人以行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是以不敝而能永壽之道也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萬物之所以終而復始者天地交也人之所以終而復始者男女交也卦上震乾交于坤之始下兌坤交于乾之終坎離艮巽咸在其中萬物所由興也程得楊孺人而壺內肅雍諸子式穀諸孫繩武父子兄弟著姓字于儒林文苑興讓興仁一家賴之焉有能興人而不能自興者壽之道也二子聞之曰吾日侍母膝下莫能名其德不知合於易若是請書于策與吳張二公言並誦之爲母壽母以歲九月二十有七日春秋六十云

夏母金孺人壽序

金太學漢貽余書曰使君以從子柯之請賜家孺人壽言榮于文繡久于金石復不自量有女兄爲太學夏慕筠公元配以分則家孺人如母以年則家孺人若女弟以德則皆邦之媛也昔者六十曰耆焦弱侯太史寵之祝辭今七十老矣外生伯子太學建寅介紹及使君門敢竊比家孺人徼惠華袞之贈女兄先光祿公長女少而穎惠莊恪通孝經內則諸義余母故夏氏女兩家世連婚先光祿數見慕筠公竒其才以女兄字之其歸也舅姑上有王姑在甘旨之供先時而儲先意而承舅疾

稍侵意忽忽不平禳禱醫藥畢寘力焉察容色候聲息日不食夜不寢者五年舅卒而王姑與姑哭子哭夫極哀率諸子諸婦繞膝爲諸戲娛之時取古今人遺行善敗令相質難二姑輟涕以聽其有不豫倚戶而立緩步入偵狀終夕不違凡十許年此其孝舅姑之槩也慕筠公不竟經生業而受什一會中落脫簪珥具資斧不數年益饒給而身與女奴操作機杼纂組畜牧種藝所獲與賈等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綦縞蔬糲若將終身至事先禮賓不以嗇損禮此其相夫子之槩也慕筠公有女弟及笄父病不及遣嫁助以已奩具無何稱未亡人兩

孤藐焉疇依爲外禦其侮而以本業之母賴以成節子賴以克家諸娣姒內外宗老弱葬祭不舉婚姻不諧衣食不足者慕筠公愷悌愛人所欲施務多方以濟此其睦親戚之槩也身乳六子愈能教愛能勞先後入郡邑學若太學諸孫茂才高等率循禮法以母爲父以王母爲王父此其訓子孫之槩也夏六月會稽徙郡無二姓人可千計比有女兄而後昆鵲起不腆金氏藉以光門楣母黨夫黨所欲爲女兄壽以此余嘗見謝遏絕重其姊王江州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而夫人語遏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晉人清談

任達卽婦女化之信如道韞何益人家事金太學所述
女兒生平關切人倫物理承前裕後真足重也詩曰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不以先姑耳
太學稱姊之德必先以舅姑夫子可謂知禮或曰夏伯
子于舅氏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伯子欲章
母懿德嫌于專輒故屬之舅氏此其母子兄弟舅甥間
靜好婉異非常情所企及而孺人實儀刑之道迎和氣
歸之大順壽命必究于高年愛戴頌禱不一而足奚俟
余贅辭哉伯子謹受教書諸帛以報舅氏至初度日綴
登歌之後以侑食加爵焉

金母吳孺人壽序

余氏游余門者數輩而廷光父子兄弟最久嘗以其叔
父之請爲其父子芳氏贈言子芳生平有孝友之行余
言非無試者子芳旣謝世而其偶吳孺人春秋七十廷
光兄弟不憚遠道過余而請曰先君子徼福太史公得
有聞於世母也天只惟先生賜之言小子奉而誦之以
侑觴蓋孺人初歸子芳時不逮事舅氏惟姑在孺人從
子芳雞鳴起之姑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而裁制損益
之出入扶持之洗腆爲酒食旨甘柔滑以養之嘗而後
退不嘗則更進之而姑安樂以天年終附於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而衆稱孝婦矣子芳失父時中外兢兢思所以撓之百方孺人不尚華而儉不卽安而勤不操切而寬不急遽而靜無可乘釁者子芳比壯精形家言又好爲詩所過名山大川之勝古今人宅里丘墓之遺徘徊吟眺孺人代持家秉不失時不失事不失人子芳好客座上客常滿共張咄嗟而辦里人以子芳長者有鬪紛多來就平所識窮乏傾橐以濟孺人或從旁贊計出其簪珥佐施而衆稱令妻矣所孔子四伯廷雲修父之業而息之仲廷光叔成學季廷位受儒督課夙夜匪懈或入成均或游鄉校而時勅厲之孺子無狃小成而

忘遠略諸子競勸交修爲士林巨擘而衆稱賢母矣嘗觀家人之卦該以利女貞男女其始也夫婦其中也父子兄弟其成也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二之繇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六四之繇曰富家大吉象曰順在位也貞何以言順以順爲正女道宜然初之閑三之節五之假上之孚同出而異名孺人相夫事姑事無專制順以稟制行無獨成順以受成母治于觀母靡于費以備賓祭日用之需以示子婦臧獲之範蕃碩昌熾吉莫大焉說者曰十人十心無財市鍼十人一心有財市金淺之乎言富矣禮運有之父子篤兄

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之謂也孔子恐人以財爲富而釋之以順在位與男正位外女正位內同必順而後貞貞而後吉孺人以順成貞五十餘年今爲孫者十有五入爲曾孫者五人方興未艾絃誦盈耳羔鴈盈庭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始終一軌于正家道以成此之爲富爲吉雖積金如山何足道哉家人五爻皆吉初曰悔亡亦吉也孺人行舉天性惠迪之吉同符易教而余獨以二三爲重二則爲婦時事四則爲母時事二之順順在一家四之順順在一家由吉而進之大吉吉至乎大而于得壽何有廷光兄弟起謝曰生之謂易順性命之理與天地準先生言及此母氏有無窮之問寧惟母氏卽先君子載錫之光矣

吳孺人壽序

吾友潘景升王父爲別駕父與世父叔父諸昆弟子姓素封數十人身游太學以文章意氣取重于時賣賦之金締交之贄或冀幸一言居間有所受謝出入車騎衣冠有富貴容客日滿座貴賤雅俗未嘗料簡飲食饋問往來交錯贈所喜好周所知交當厄斥數十百金如芥人謂景升有餘貲無顧惜而不知其貧時至絕糧末年貧滋甚居之泰然門尚如市人亦以是重景升不知其

偶吳孺人內助也孺人來歸舅姑與王舅王姑俱在而
又與諸舅諸姑聚處人人長子孫勢不能無生得失孺
人事大事小無所失意景升復好遊燕趙齊魯楚越金
陵廣陵數歲不歸然而甘旨溫暖之奉竭情盡慎而後
景升不以遠遊失孝所乳五子二女內外男女孫若而
人食之教之男有室女有家親師取友至入鄉校經費
委悉豐約適可而後景升不以遠遊失慈景升奉太公
終不復出郡有白嶽祈靈故盛會黃山新闢道四方來
觀者日益衆新安富人工結納冠蓋韋布造請郡邑無
虛日以景升爲東道主者強半緇黃之乞衛方技之售

精長于若他國之選伎徵歌須景升爲聲價人人務厭
其意孺人之簪珥針縷盡于質庫酒肆矣而後景升不
失好客名景升見其出不問其所從來孺人任其出不
責其所不入爲景升易爲孺人難也富與貴人所欲貧
與賤人所惡克訕隕穫自非有儒行者不免而何望于
婦女以陳平之美如冠玉也得侍巾櫛爲幸而婦翁猶
戒之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蘇季子不遇而歸嫂不爲
炊妻不下機自女子恒情耳其甚者師尚父爲婦所逐
朱翁子婦羞之求去矣夫老萊子陳子仲接輿之妻勸
其夫隱朱百年劉凝之之妻與其夫固窮彼爲夫者素

貧賤且所以刑于妻者素矣非若孺人自富而之貧景升未嘗作法于涼也山濤家貧謂妻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夫人否濤既榮貴韓夫人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媯媵其食貧久諳練深宜不忘前事非若孺人以富散之以貧守之而景升又老逢掖無三公望也可與孺人並論者庾袞兄女將嫁美服既備乃刈荆茗爲帚貽之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匪器之爲美女後敬慎修潔以賢德稱孟德耀曳綺縞傅粉黛桓少君裝送甚盛一旦椎布操作屏侍從服飾挽鹿車提甕出汲鮑蘇仕衛三年娶外妻而女宗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

縑徹漠酒醴恥扼夫室之好景升外遇所在不乏人孺人未嘗有纖介于中其爲婦爲妻類是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善子伯相楚其子爲郡功曹容服甚都而霸子逢賢歷齒對之殊有慚色妻曰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柳公綽妻相國女居恒衣練素乘竹兜子和熊膽丸賜諸兒永夜習學以資勤苦孺人之謂子類是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聖人揆度于人情而爲之辨以示不容求備之意孺人執勞茹苦喪失固有晏然無愠余故曰爲景升易爲孺人難也景升與孺人春秋俱六十客爲壽者景升歸德孺人非吾妻

吾今日何以立于天下客乃因景升父子爲孺人壽而徵言于余余竊歎夫夫婦之道衰也百里奚竇玄王宋輩何代蔑有而景升與孺人白首不反目爲之生五男二女以德則賢母以年則壽母以分則王母是誰爲之倡者曾無自功之色而亟欲壽孺人作人如此天釐女士爲之伉儷不亦宜乎客曰爲景升易爲孺人難使君詳哉其言之矣請仍以景升之指先爲孺人壽壽孺人者卽所以壽景升也余曰可是庸敬斯須敬之義也

黃母方孺人壽序

方孺人者司徒采山公之女廷尉黃順所公仲子之婦而名下士象之之適母也司徒公與先大夫廷尉公與不佞俱同榜進士不佞父事司徒兄事廷尉而象之所知交多太父行不佞累世通家知孺人賢稔矣其他懿美可能也所不可能者有五年未三十而以仲子未抱子爲憂屢請置媵仲子以爲早計不可而業已擇法相宜子者納室中遂有象之是難能也廷尉公卒於官伯子奔喪仲子守閭而郡守高公以開府所貽金致之仲子仲子過哀惛惛不知人守屬吏可致之其婦孺人曰家督雖出家婦故在請致之吏還白守守喟然而嘆長幼有禮卽變故造次不凌節不爲利誘是難能也仲子

暴卒象之孺子泣無聊其質復孱人哭夫毀瘠而破涕拊象之時詔之曰若父以若爲命若存猶父存也若其自愛若父好禮家雖貧守禮無失自是祭葬及所以處三黨四隣與爲門戶計莫不有節文而象之力學敦行不愧爲名家子孫是難能也舅姑蚤世歆然不及終事蘋蘩之奠必虔而司徒憫其孀時使歸寧欲爲之地孺人不發一言左右竊疑之則曰父年百歲子孫望恩者惟日不足何可令其以女分念司徒公病棘目屬孺人再三而卒無所請是難能也孺人少時父口授書記憶不忘晚而朝夕父側內外奏記朝事野談爲父誦之

恒采書史中嘉言善行以示子與其婦而未嘗擗管仲紙有一字遺曰此非婦女所宜爲是難能也此五德者以鑲金石而書竹帛雖古列女傳何以尚焉今年孺人春秋五十象之過不佞而乞言曰先君子辱先生爲傳沒身不朽母氏懿美幸爲先生所知敢徵福如先君子余曰傳者當要其終身子之母春秋五十視百年財半而詎以今日限之吾爲若計第宜爲母祝耳仲尼疾五十而無稱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之聖賢考德問業以五十爲斷豈非以其年就衰而志趨操行不移人生大致固有定品乎子之母五十無改

於德引而伸之若子之外太父且百年純終令聞不佞知其饒爲矣夫知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何心爲人子恒言不稱老者何心身老而爲兒子啼戲以悅親者何心而子乃第以五十爲親幸耶子之母一德不懈有加于今日後之人必有錄而傳之者當以不佞言爲案據吾竊謂子爲母之名計不若爲母之年之亟也何以故名則子之母所固有年則有司之者人不能必之天子不能必之母也象之唯唯請書諸策而歸爲母陳之且以告方黃二氏之宗祏若上下神祇以介母眉壽永世有蔭藉焉象之母氏有兄繼室謝孺人者年德相類見余祝辭中

方母謝孺人壽序

謝孺人爲方子中繼室似之因母其舅則贈司空采山先生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三達尊具焉子中勵行挾藻秀出於衆以適爲任子而有庶兄太學公爲家督其元配黃秘書女業舉子士造矣孺人年十八來歸尊章昆弟娣姒母子之間衆爲新婦難之而孺人上下無所違意司空置別第金陵子中從之孺人躬執爨饋食屏而待命徹請所與而後卽安子中治制舉業孺人爲理家政無以內顧分念父子多重客問遺燕會歲時祭祀

進醜隆殺疏數得情理之宜又爲運籌策廢著鬻財齋
貸子錢更徭租賦米鹽凌雜取決受成而士造弱年孤
犢觸乳憐愛之彌甚衣食教誨愈於已子士造感奮益
馴行孝謹子中峭直尅覈孺人進規而陰爲之劑卒以
無患所產子四人似之才情奕奕而訓勅尤嚴里俗以
纖靡侈大相高聲色玩好共張器用婦女袿襦襲蔽珠
璣翠羽紛華照耀而司空貶成抑定若羊續單席緼袍
若長孫道生熊皮鄣泥三十年若晏子茗菜五茹若第
五倫取赤米若朱博案不過三杯孺人耳提誨諸子大
人家法爲子孫永圖因是以習習實爲常久之司空憶

故里遂歸而子中往來金陵孺人代居子舍奉養倍敦
子中病趨而侍湯藥含殮無憾而忍死以課諸子諸子
就外傳聽城鼓之音而出聽城鼓之音而入居恒言吾
職中饋味至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
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嚴肥而不臞遵何道哉
作人當如是不者吾不願爲子姆教久缺東老生呂父
訓女以內則女史諸書宛若鍾郝禮法無何士造病力孺
人得耗馳而至則已瞑爲之增欷歔浥流涕狼戾不可
止而襁褓孤孫失恃者語似之墻薄咫亟裂兄弟連體
寧得居薄孺子子猶子無愧我之子若以慰先君地下

已携孫與俱顧復如母而籍士造遺貲屬孤兒舅若生平所厚善者相室問何以不屬其子則曰使廉者分財不若探策投鉤以其無心而公也吾不欲使吾子牟利又不欲使吾孫失故物吾貽吾子悌弟之名助諸人撫孤之義遠一時之嫌而得兩成之美聞者避其言有母弟師古異母弟師言言多病多艱而愛之倍于古婦有設形容而前叱去之吾素門奈何以尤物爲祟其矐大體秉正義若此自頃奉大士甚虔布衣蔬食不厭而不靳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羣少失其父母者有所倣依而長饑寒貧乏者有所資以不斃此其婦

服母儀彰明較著者也余先大夫同司空成進士因以父執事司空從其子若孫遊三世通家之好有過孔李時舉孺人賢以詔家人而會孺人春秋五十似之乞余言爲壽夫古賢母賢婦不乏而後婦後母之賢不數見至賢後母尤鮮其或賢如魯義姑姊魏芒慈晉羊祐母而不聞其壽胡廣母壽而不聞其賢賢而壽可考見者翟方進幼學京師母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爲相封侯母尚在度其年定越中壽程氏文季姜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子孫婦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而季姜年踰八十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身

名俱泰史冊褒嘉迄乎今茲南山之雅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其斯之謂與似之欲壽其母惟率循母訓友于諸弟撫兄藐孤爲翟程兩家子以承母歡心導迎太和垂無窮之令聞而已彼羅鍾鼓集冠蓋承筐篚希鞞鞠脰數起奉觴知母所不屑意也或言母生時高僧海寶見之嘆曰天所鍾美今復皈依竺乾宜享有遐齡然不若雅詩之說爲正似之敬諾請事斯語以希養志之孝

閩母王孺人壽序

儀部黃貞甫以其高第弟子閩生晉升見延之坐起而言曰小子遭家不造先君子無祿蚤世母也稱未亡人嚮子之閔以至今日而困諸生無能取半通之綸三釜之辭以慰母心將來諸世法三轄七菹八珍九鼎畢陳水陸之珍以爲食冰紈霧縠纈衣華鞋錯玄黃于筐篚以爲服宛簪傳珥翠翹明璫木難火齊之珮以爲飾張組帷構流蘇珊瑚玳瑁之牀五香六采之席紫羆白豹之褥以爲燕寢變僮倭女錦瑟銀箏竹肉遞奏鸞戲百方以爲歡娛而母憶先君子地下寒魄不忍御也將求

諸出世法筏寶洲窮金界變海成蘇移山入芥伊蒲盛
饌孟蘭舉盆抑師王母偶江妃六甲游玄門九道致紅
朶東度蓬萊西陟崑崙傳南岳之秘書領上元之真籍
而塵劫未起攀附莫由迂怪謬悠之談母素守紀常非
所樂聞也惟是立言之士其味美於甘旨其章美於華
表其可永世不朽愈于仙佛則黃先生其人矣先生業
已言之而使君曾仕越采攬風謠母氏從一之節辱君
聽聞幸賜之一言爲先生鴻筆副余謝不敏生固以請
不可但已余與生俱治詩詩言人間母婦事衆矣脩懿
德而綏繁祉率安常處順從容偕老受子孫之奉享其

所服勤亦止采蘋繫湘鏡釜酒醴脩脯機杼桑麻縫紵
澣濯之事未嘗拂意焦思軟掌盡瘁也惟谷風之婦恐
其育鞠量有無深淺黽勉匍匐而後稱勞相舟之婦髮
彼兩髦以爲儀特至不見諒於母而後稱苦余以子之
母按之詩殆有甚焉谷風勞矣爲夫所棄相舟苦矣未
聞有子而人者戢影一室無復他事而子之母以盛年
喪所天昔與子之父同心僇力今悉舉而萃之子然之
身以子藐然三尺孤而寄宗祏千百年如綫不絕之緒
無強近之親蜉蟻子之援家人生產之出入孰綱維是
子女之婚嫁孰主張是三黨四隣之慶弔有司租庸之

緩急孰推行而設施是豪右橫逆之窺伺孰捍衛而幹旋是始以婦而爲夫復以母而爲父爲家之督爲子之師耳不必割而啼呼之聲有餘悲髮不必截而飛蓬之首有餘悴臂不必斷而拮据之狀有餘勩其勞苦宜何如哉當斯厄也號爲男子者不無失措而子之母貞不奪志事不辭難以保子之父之遺體逢掖側注積學能文巖然青雲之器振子之父之遺業田野治輪奐新僮僕肅給宗黨輯睦依然喬木故家功德甚盛詩有之母也天只昊天罔極禮有以少爲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子所健羨兩端何足美

報卽欲以文士之言爲壽而晚近世人好諛多懷溢美之疑且夫論人道義之所激河山爲勳德之所感象緯爲昭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子之母蹈正義秉恒德抱真誠歷三紀如一日神全氣定于壽何有論天道猶酌水然挹彼有餘注此不足子之母集于荼蓼多所不足必有餘於年是尚無藉子何藉人言雖然親之年不可不知也寧任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乎余以爲在子之身而已孔子曰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子學而爲名士則顯其母爲名士母仕而爲名公卿大夫則顯其母

爲名公卿大夫母在當世則朝有錫命在後世則史有特書洵如是子之母得壽得名與天壤俱敝庶幾報萬分一云耳余更以詩申之小宛之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闕官之頌曰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黃髮兒齒子之母貽穀素矣子無忝所生宜大夫庶士子之母必忘其勞苦眉壽無害此之爲母壽近取諸身較人言孰愈生日信哉使君不爲諛也與黃先生所以寵光小子之母者同歸日誦諸詩以代侑食之樂而並是說陳之小子雖愚不肯敢不竭蹙以從

潘母何孺人壽序

古今賢婦女史不絕書而潘氏獨鮮至晉有岳閒居洛涘奉其母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不聞母爲何姓唐孟陽母劉夫人徧招所與共事者觀之曰皆爾儔不足憂末坐綠衫少年必有名卿相乃杜黃裳也事僅此矣友人潘方凱因母何孺人者廣陵名家女方凱尊人鳳宇公艱于嗣卜吉來歸一索而得方凱尊章具在嗃嗃爲政獨孺人將順無方尊章喜是法相有福德而又有以張氏姬進者孺人身下之相得甚驩鳳宇公素封孺人自奉約衣大布不極敝不易攻苦力作刀尺

機杼春椽薪爇烹飪下者掃除無不受事手滌七箸上
鳳宇公食雖鮭菜必嘗旨否非孺人食不甘客至非時
供張立辦內不聞聲居常言規行矩目不瞬色不易而
戚黨有緩急樂施不倦御臧獲廝養煎然陽春曲垂恩
澤鳳宇公疾浹月侍立不休其教方凱不以姑息數勅
戒以慎擇與處慷慨行義無忝所生以故四方賢豪多
所結納今年孺人春秋五十諸善方凱者過而徵余言
爲壽余請以二潘母相方安仁言太夫人在堂有羸老
之疾然性趨世利母數誚之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終不能改殊負其母孺人方艾神王色澤非羸老比方

凱不違膝下色養設長筵列孫子壽觴舉慈顏和無時
不有之矣劉夫人語孟陽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
禍之及也方凱率循母儀載德而練事有故家長老之
風橫經捧手與辟雍羣彥揖讓周旋當時名卿相如杜
黃裳其人者忘分忘年下交名稱不衰諸母子多才慧
富貴采孺人卵而翼之鴈鳩如一今茲設悅之辰車馬
克間慶幣滿座聲樂盈庭兄唱弟隨爲班斲之舞以承
色笑人倫樂事何所不具較二潘母過之矣抑又有難
者彼其之子稚方凱橫語四出宄謀潛伏筆疲舌敝不
解力盡能索不伸大非常情所忍而孺人澹然不動于

懷直以柔道勝之當其盛年情欲之感無介容儀宴私之意不形動靜無吝自卑無靳自苦是謙德也天道所益地道所流鬼神所福人道所好不藉歡于勢能之榮而以順受者也綏眉壽介繁祉不亦宜乎諸客曰然請書于帛用佐筐篚

程母戴孺人壽序

世之談養生長生者皆宗老子而老子往往以母爲喻曰有名萬物之母曰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曰可以爲天下母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何也母陰也易扶陽抑陰然而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歸藏首坤非闔不闔非靜不動道固如是漢晉以來儒者率稱老易知易之先陰於陽則知老之喻道于母矣門下士程三善聞余言因述其母戴孺人以盡志物事舅姑而不居孝婦名以相敬如賓事夫嘗刲股愈夫疾夫沒則敬神禮佛爲祈冥佑而不居令妻名以義方教子而不居賢母名以勤持家以睦聯後先以慈御子婦若臧獲以賑貧乏處姻戚鄉黨衣浣濯敝補食絕囷腴久而無替而一切才德莫能名焉者母氏庶幾老氏所爲母者乎余曰然老子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不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薛君采解曰自生民以來迄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民之初生俗固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當久備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聖賢之治信如老子所云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不絕自周至近代僅二千餘歲而風俗大敗其故可知已余因是而廣之上古人壽數百歲爲恒事而晚近世以百歲爲人瑞不易邁彼其機心機事機械干陰陽之和犯神人之怒重傷無壽類矣然失多在男子而婦女爲鮮身繫屬於人勢無專輒而名利得喪不干其外知故巧僞不萌其中無名之樸不由學習而偶合之是以婦女稱壽者倍於男子老子守雌爲天下谿玄牝爲衆妙門卽取喻於母之義耳信如至善言戴孺人從夫從子鎮以無名之樸無不爲而無爲可謂國母天下母矣無論老子易坤爲地爲母括囊含章與抱樸無爲之指寧有異哉在坤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在老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至善曰善請書之於策率諸昆弟誦之爲母氏壽

翁母林孺人壽序

莆中翁茂才金堂跋涉三千里而謁不佞言曰昔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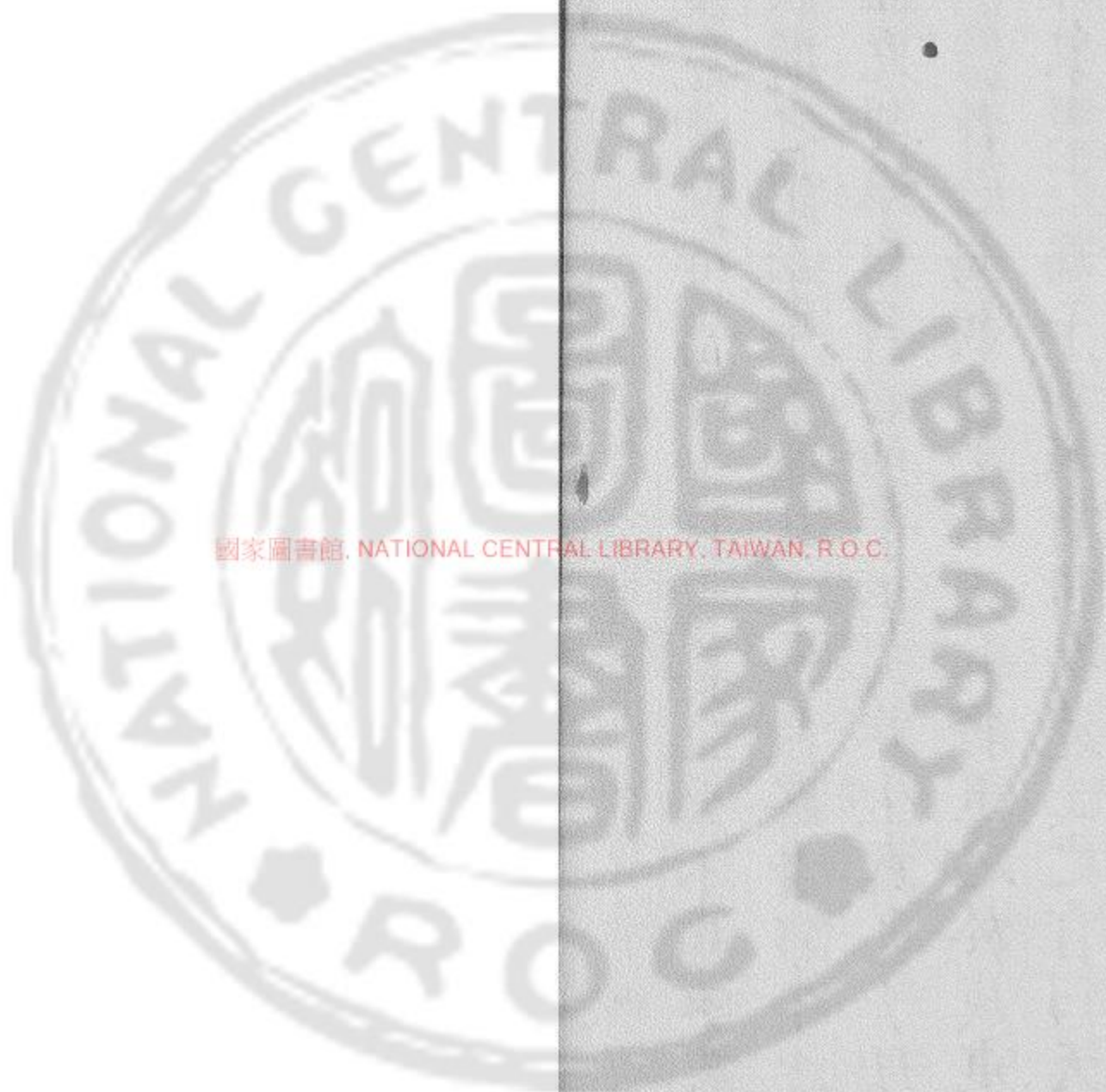
父以楚校士之役識使君於垂髫蓋嘉靖甲子今五十餘年王父沒已久先君子棄小子亦五歲所獨母氏幸無恙春秋且七十矣母林出回年文脩二公邑大姓以州大夫公爲父翁氏縉紳纒屬先王父兩爲令外人見爲饒潤而實鮮藏鏹先君子以家督不善治生產母代之爲主無私蓄大布不緣食粟不鑿敬事王父王母曾王父曾庶王母王父聚順承歡於父母稱孝子焉先君子聚順承歡於王父母稱慈孫焉則母功也仲父叔父仲母叔母與子若婦食指日繁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而諸叔諸母沒齒無間言諸母之稱母也不以嫂而以姊

若同生然蓋親之之辭也至於宗黨戚屬患難窘迫有所聞見卽廩無餘粟必委曲以應先君子稱哲兄稱義士焉則母功也先君子謁使君于武林叔父謁使君于大梁使君推王父之好分祿餉之今小子謁使君于白門而使君若寓公無以望人腹念母爲諸生婦爲諸生母五十年于茲斷樂杼熨韓襦撥范灰和柳丸子女各二孫曾倍之婚姻酬往師友贄饋宗廟蒸嘗田園種樹字牧管籥井臼烹飪纂刺以藐然一身員其中辰其外肩其艱辛綜其委雜共其緩急戢其囂競生人事大都備矣小子竊見夫貴家世族爲人婦爲人母者百求而

百給足不出闔手不出袖淪雕卵爨雕椽金綺珠玉朝夕更新母何有焉貧士失職一至此乎不佞語之日子無憂若母貧若母非貧何以得今日夫有餘不足乘除若循環日南則景北晝短則夜長春生則秋肅天道也色盛者驕驕則人莫與告力盛者奮奮則人莫與謀好成者敗願廣者狹人道也魚不食餌常育於淵木勝霜雪不聽於天而況於人子之母食貧貧故勤勤則無弛縱貧故用嗇嗇則無暴殄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志氣清明精神王長視加遠聽加聰匕著加進夫是以壽彼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

醴而靡高明之室鬼闕之滿盛之家不可嫁子其能以黃髮兒齒長守富乎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子不聞孔子教仲路者耶子之先世爲八座九列率自貧始卽子王父非生貴也子母子居約已甚鬱者必暢裁者必培天其將玉之於成重裊列鼎魚軒象服以爲子母奉有日矣達士之言曰天地豈私貧我哉子何不達焉不然翁伯販脂而富傾縣邑此子所不屑爲也爲之則陋翁仲孺一日而天雨金十斛富等王侯此子所不虛願也願之則愚子之母賢明上流豈以是望子翁生曰使君詔我大道幸甚請錄斯語歸

而介母眉壽以拜使君之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大學士張公序

張明成學士德望爲海內宗

上拔之謫籍復還講幄以母夫人春秋高請急歸無何
母夫人不祿服甫竟而袞職有關

上卽家拜叅大政中外皆彈冠相賀也故事相麻下筐
篚餼牽踵屬於道而公殊厭之古人交際爲恭今乃貨
取此豈盡其橐中奉稍大抵贖金羨賦出之民力而甚
或盜公家之儲下交者媚上交者亢大吏往往見告官

邪繁興政體陵遲職此之故將一切謝絕庶可以風示百官某承乏虔州適與行會既重違公雅操又不可但已則竊附古人贈言之義今時所患責在公者陳其畧焉蓋治道去其太甚所損益百世可知而矯枉者每失之懲羹吹虀因刑廢屨非也放豚入筮而又招之亦非也古人一嘖一笑不輕示人而況授以矯枉之名乎自頃救時之相或獎恬退或尚綜覈始未嘗不新人耳目而巧僞叢生弋釣祿位究其末流得不償失此患在不平也且夫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一時一事之利而興未幾復革矣以一時一事之害而革未幾復興矣議論

滋多功效蔑如此患在不審也人臣以身徇國事豈以國事徇人今天下爭言開言路去苛政以此兩者繩人而行其私久任不行冗官復設十年不戮人於市二十年以市媚虜而墮軍實皆徇之過也此患在不任也患止此乎抑有大者焉朝講不御而官府之情日隔國本未定而貂璫之勢日恣上供不省而公私之積日貧患莫大於是然是三者非相國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平不審不任則相國責也公盡其在已者以待天定而已昔伊尹相業論者謂自一介不苟取與始公取與義嚴先聲所振宏矣某從公遊垂三十年號爲知已狗馬病力

乞長休告幸不填溝壑日夕與鄉三老望見德化之成
故不欲以非義贈公爲公相業嚆矢云

贈少傅大司馬李公序

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興

高皇屏逐胡元

文祖三犁虜庭起遼海而至嘉峪首尾殆萬餘里列鎮
宿兵以峻華夷之防而命大臣爲督府者凡三薊遼宣
大與陝西三邊是也三督府惟陝賜履爲最廣撫臣受
節制者四人曰延綏寧夏甘肅陝西爲總兵者自四鎮
外近益以臨洮凡五人視薊遼宣大爲最尊正統以前

寧陽西寧諸勲臣有事于陝佩印擁大兵而文臣卿貳
從行專司轉餉王忠毅以司馬督軍始位諸元戎上項
襄毅馬端肅如之然不必兼總四鎮又事已則罷不爲
恒弘治而後王威寧秦襄毅相繼甫定如今制西戎北
狄無所不得討甲兵錢穀無所不得問事權爲最重身
繫安危若此節鉞理無輕授故陝督府率多名臣而居
官要以五六年爲限未有歷四考闕閱功勞如今李公
者也公成進士爲司空尚書郎以才任劇移大司馬省
主職方習九邊要害將吏士馬強弱虜酋以孽孫故乞
款定策許之而無以款忘戰守爲功令布之九邊歲考

成焉已兩爲督學使者負人倫鑒兩河六詔士斌斌興起已備兵神木布政陝右尋以中丞撫陝又十年而以御史大夫爲督府凡十二年晉大司馬晉東宮保傅已晉少保少傅每三年程功公恒居最

上數加恩任子執金吾者數人勲階特進柱國象龍之服迴鸞之誥不一而足他金幣優賚不勝計而頃者

上始倣出入均勞之義召公還本兵督京營戎政云某後先三仕陝而知公督陝之難也公來督陝而虜款已二十餘年邊臣不無少懈故武備玩而難振宇逆之起也鉢虜爲援幾釀大釁故虜心驕而難御京師所急在

薊遼宣大而陝以遠小緩所經畫請求不必立應故羣議紛而難操中貴人銜命采礦摧商天下騷然而陝兩關特甚礦地在塞外易生得失民苦重役正營思亂故人情鬱而難調公歷年多業長子孫矣明察則馬援之米爲山谷張千秋之手畫成圖也謀慮則張良之運籌趙充國之方畧也廉潔則張奐之馬如羊不入廐金如粟不入懷也嚴整則陳成子之過穀周亞夫之屯細柳也鎮定則韓安國之持重鄧禹之如愚也恪慎則南仲之悄悄朱然之欽欽也敏勉則杜預之訓誨不倦程不識之治軍簿也法守則魏絳之戮僕陸遜之髡吏也密

雲

徵則謝玄展履之間皆得任也暇裕則祭遵之雅歌投
壺諸葛亮之綸巾羽扇也愛士則李牧之散租李廣之
分賞段熲之裹創子罕之哀介夫也柔遠則荀吳之下
鼓羊祜之懷吳也挹讓則衛綰之遜他將馮異之屏樹
下也陝自督府而次中丞直指使者以十數藩臬僕苑
諸署長貳三十有六發徵期會日不暇給拙者叢脞巧
者阿邑便文自營比公在事而修謁者郵使抗前驅毋
敢發矣懷挾嬰瓌以望塵垢者毋敢及行馬矣十二年
來百司庶府日夕專心志展四體討軍實奮武衛三歲
大閱獨公所部金城湯池遏飛鳥而卻奔驥有餘險藺

石渠答捨纍儲胥刀斗嚴警斥堠明信有餘守六郡良
家三河年少七科適卒材官蹶張期門試弁所在而是
有餘衆三屬之甲百鍊之刃十石之弓千鈞之弩鈎戟
長鍛鍾鼓丁寧赤羽如日白羽如月時爲鸞鶴時爲率
然投石超距譁鉦震天有餘勇飛芻輓粟櫛比碁時備
糗爍蠶不移而具椎牛醢酒士飽以嬉有餘蓄平西戎
而襄獫狁威稜憺乎絕域其功尤偉者則拓松山地千
餘里幕南無王庭東禦島寇西南平播賊往往爲諸路
冠鋒露布在朝囚馘在泮凱歌在道無歲無之名王保
塞明駝善馬充我外廐互市無奸蘭出入終事寂然不

譁烽燧不舉赤白囊不馳鎧生繡老將生髀肉內地狗
生麓野生旅穀函谷以西青海以東晏然無患盟府之
所載太常之所紀還視槐棘公卿誰出公右者此久任
之明效大驗也四鎮安可一日無公且也

上念公淹卹在外而召之而司馬少傅官不加益何也
某聞之周禮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一而爵祿之今中外曠僚事相仗莫適任公入仕五十
餘年所睹記延攬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何限幸脩司
馬舊職准嚴毅使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是生靈之福也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教世子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今

聖子

神孫畫堂甲觀世濟其美廣廈細旃公爲首臣

瞻其丰采如景星慶雲欽其威重如九鼎大呂奉其謨
畫如著蔡準繩教喻而德成是宗社之福也審如是陝
將吏士民受公之賜何殊字下公敷歷三朝春秋高比
于周師尚父方叔元老兩公出將入相蒼姬之籙延過
其曆實多賴之然周距今遠時異勢殊第言本朝楊文
襄之再執政也年七十六馬端肅之位冢宰也年八十
一一品考十二年王靖遠之封伯復爲大司馬也年八
十二三君子皆督陝四鎮而文襄凡三任靖遠爲他督

帥凡七任公忠誠體國不以遠近淹速介于中神明相
之年甫稱耆面有光澤五官之用壯夫不逮
上改過不吝降德兆民天所右助萬壽無疆俾之老成
以保王躬而扶國步如先正三君子者舍公其誰也四
鎮將吏士民日日以幾在此行矣

贈宮保冢宰李公序

代

周六卿分職而冢宰獨係于天要以政先用人用人一
聽冢宰無所扞格而後得申其志故三公三孤位雖居
冢宰上優游坐論無專職亦不必備官若不欲抗衡冢
宰然者法至善也明興因周制公孤名號尊而事權不

附體貌隆而寄任不偏吏部尚書亞之至其寄任事權
非在廷諸大臣所等埒功德表著著育歲年遞加東宮
若天子之公孤以顯庸之不窮貴以示之遜不撓制以
示之重二百餘年冢宰多名世賢斯亦稽古建官之明
效已自余所睹記遭時多故獨以其身上扶國是中肅
官常下安民生則今李公其人矣公自諫垣出領藩臬
開府山東江北晉南北司徒司空功伐于人臣無兩而
上頃歲于銓臣有所猜忌當事者不及以三年淹率觸
忤罷廷臣數推舉不必俞詔特起公於家商夢周卜遇
合之奇同符于時言官以驟諫諸曹郎以奉法斥者相

屬甚且在大譴大何之域矣國本不定大禮不行伐山
權稅之使星羅碁布政充斂重小民莫必其命盜賊生
心東征西討海內虛耗墨吏更倚貂璫爲庇而助之虐
望公閔閔如農夫之望歲公首至與諸卿大夫百執事
相矢也人臣先自靖而後自獻職未脩而翹君過博名
高非所敢知吾脩吾常職以無責任使而已蓋慶曆間
縉紳清談之弊反而爲刻覈脂韋之弊反而爲氣節天
下靡然相尚而公不名一操以取人惟其實也毀譽愛
憎之口親故怨仇之嫌朋比交關之路巧僞錯出而公
不執一隅以繩人惟其當也官兩計內外吏內外翕然

稱衡鑑焉民以法與吏相矩下以法與上從事匿不可
蔽敗不可飾譽不可進誹不可退庶幾師師濟濟之盛
上久不視朝而葵公惘誠純一不捨少年新進口吻信
爲長者多所聽納吏治行高等不以時徵公請而徵者
下矣臺省虛無人諸待次者不以時除公請而除者多
矣吏部郎無故而得罪去者或空曹公在事無一以不
善去卽有之亦薄罰矣建儲冠婚之典公數執奏

上卽未舉行亦數數示有期矣中人肆虐魚肉我官吏
士民官吏士民下詔獄長繫公爲申救卽不遽赦然霽
威矣公歷尚書六年報政而加公太子太保夕疏上朝

雲
亟褒勞如響答桴以爲彤弓一朝之饗莫速於此
上嗣大曆服三十年冢宰十有三人改玉者四見不無
彼其之刺惟公名德無瑕家在中州子弟臧獲循循禮
法而合族會食以倡導孝友睦姻之化旣司統均素位
而行斷斷無技使冠帶之倫回心鄉道以廉知自將以
正直忠厚待人幹旋毗贊功不見迹中州爲冢宰者無
如馬端肅當

孝廟時明良喜起位極三孤壽躋耄耄繼世之後身遜
于野而遺風餘澤天下尚然賴之此一時也士論皆以
端肅爛焉一代宗臣不以公孤而以冢宰歷年多施澤
於民久則以冢宰而歷公孤之故誠願公久於朝年位
與端肅相當宗社生靈函蒙禔福寧有量哉鄭子大叔
不云乎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是故使使者布庭實
而以不腆之辭先

贈御史大夫郭公序

播州酋自李唐以來世爲中國臣明興爵以宣慰使佩
金襲紫食租衣稅得專封內一切政刑世來王歲來享
又爲置學校及幕屬廐傳諸官吏悉從朝銓無論典屬
國四夷卽勳舊公侯奉朝請者不優於此矣萬曆間逆
酋數侵敗王略糜爛黔楚蜀三方之民無萬數

上數橫貸曾不憬悛至綦江之犯而九廟神靈四海
臣妾無不扼擊切齒者歲己亥

上特簡郭公開府于黔帥三方兵奉辭伐罪不踰年而
龜定之郡縣其地而衣冠禮樂其人西南乾坤若再闢
者功莫大焉

上御門受俘百官稱賀詔示天下故事戰功必屬侍御
史按覈而後行賞而侍御史先後坐他故不得竟比三
年始上功大司馬

上復擇日告廟宣捷于是晉郭公御史大夫兼少司馬
仍撫黔官其子執金吾世世勿絕所賜金幣率加常等

而楚三司諸大夫徵言不佞以奉飲至之爵蓋古昔盛
世君臣一體道相成而非以謀利事相報而非以市恩
功疑惟重賞延于世功懋懋賞君道也不矜不伐罔以
寵利居成功臣道也叔季以降地天不交泰而元首股
肱之義浸衰上則有背內賂剗刻印斬使相而平吳以
不受節度幾付廷尉者下則有歌龍蛇藜公宮偶語沙
中而留賊以爲富貴地者或負在君或負在臣或君臣
俱相負而古道亡矣當播賞之不時下也竊疑非所謂
鍾鼓旣設一朝享之者頃奉

上手諭輔臣則知以未封拜爲歉初無遲留顧惜陽託

于藏敝袴愛頰笑而陰行夫參鷹賦狙之術公口不言
功力爲黔善後久遠計憂心悄悄如始至之日至其將
士亦以公之心爲心四海九州烏合鷙悍之徒拱手聽
命無修怨于龜鼎羊羹無抱憤於曲突徙薪

上之酬功也恩隱周渥有加于爵祿之上公之居功也
搏節退讓有出于勲庸之外以此被管絃考金石策盟
府書太常雖古人何讓焉古不具論本朝理學大儒有
武功者莫如王新建當其謫龍場讀書談道不輟用夏
變夷歛然從風公學宗新建而龍場爲封內地其道術
同其事業同新建之封也父海日公無恙封如其子公

太公春秋八十餘矣而親見公平播疏爵而貴之不啻
三錫其作述同其祚胤同然新建功以
武宗南狩見抑不錄至

世宗甫明而中奪于讒妬至

穆宗乃定新建三朝而公受知一人新建多口而今中
外無識不識皆以公受上賞爲快其遭逢過新建遠甚
主德休明國祚靈長于公有明徵矣諸大夫以爲然緘
辭奏公公還報曰異哉李生知我乃亦若孟冀之賀馬
伏波但與衆人同語耶人當功厚賞薄于後乃長我自
視功薄賞厚孰與伏波望卿用奇相濟而何賀爲雖然

雲
爲人臣善必歸君爲人子善必歸親禮也李生言則先
聖天子次及家大人命之矣

贈少宗伯史公序

令甲諸王國子女名封婚姻悉上大宗伯下宗人府籍
記之是爲玉牒閱十年簡府院坊局詞臣增其新者正
其誤者非是不得爵祿至今宗人其麗不億冒竄相踵
始猶同姓末屬庶人無官職或三中尉三將軍輩爲之
而積漸諸王效尤如代楚二國詭正非常極矣錢可通
神指可蔽泰山廷臣燥唇敝舌爭之而天聽彌高不可
如何輔臣請以南京少宰史公爲少宗伯佩學士章職

纂修事

上報可邇時天官疏用大臣褒如充耳久者至踰一紀
獨于公無所遲留顧惜朝衆深窺

上意殆有懲于二國以爲不清其源何以防其流而非
公莫可屬乎自余所見五十年中多詹事四品以下領
之公以卿貳往亦異數也

上雖高拱穆清而垂意宗正條若此等而上之必趣就
藩封以遏匹適之萌必亟行儲教以篤元良之慶豈非
十七帝神靈陟降在天默牖宥密之衷而一朝廷告出
其所不測快其所積想哉公旣拜命陪京百爾薦紳喜

色相告而余所心儀公則不啻此此誠重務然非有紛
難解鉅難肩怨勞難任也公展牘染翰須臾立辦耳竊
惟三十年間揆路身爲射的而議者往往言專用詞臣
非宜若曰文墨議論不達於物情世故安所賴之

上厭言事者煩囂恒兩置不孰何而鄙夫出位越俎背
公死黨實繁有徒其狀如狂如蛾其言如蝸蟾如鴟梟
反駁非是束縛柄政之手而恣行胷臆道揆法守陵夷
漸盡公爲少宰當計吏虛已布誠兼聽並觀法所斥汰
卽先游相爲引重不顧而善類賴不受機陷其于物情
晰矣六卿虛位公嘗總攝備有周禮太宰六典八法八

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小宰六屬六職
六聯六計八成之政朝考晝講夕序夜庀日成月要歲
會諸曹時恪位著以儆其官文武相配具舉有所關決
隨形裁剖其於世故練矣兩都臺省臣五年不除

上業已論定而後官八座九列當不刊印如往時行有
爰立之典公聞望冠一時人情賢于夢卜相麻且下卽
所爲少宰者舉而措之相業去膠戾乖刺爲平康正直
簡賢絀慝使物情茂遂官方定物使世故修明一洗人
言詞臣易與之陋是基殿國家而禔福海內之盛際也
高帝子孫實並受其賜豈以一譜牒程論功伐哉于時

雲
地官諸子部祖公于郊聞斯語也謂差識公大者書而
陳之用代祝較之辭

贈左司空丁公序

丁公登第四十餘年里居半之其以待御史立朝不數
載自筮仕句曲令及佐廷尉奉常大鴻臚御史中丞皆
在陪京可二十年四品九載考績始拜左司空蓋大司
空不除亦二十年承攝去來若視爲枝官然兩京六曹
卿貳十不得二三公獨受命如嚮國家官階尚左左往
往以右遷公獨踰右得左比至卽當行大司空事

上神聖不測其用公殆有深指云今所倚辦司空者甚
艱大矣宮殿未更新也諸王已建未之國也已封未有
國也河歲徙決而漕艘愈後期也私鑄不禁而錢法墮
也中涓辜樵水衡少府靈昆軍室私藏將爲櫟滿也賣
官鬻爵妨賢路而浚民以生也凡此數端憂者目蒿談
者舌弊未能效萬分一而竊于用丁公有大幸焉天下
無不可爲之事顧其人何如耳誠得其人於天下事何
有昔魏公子退讓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不敢見
其邑子申屠嘉折幸臣董仲舒規驕主霍氏不能誣魏
相竇氏不能中袁安任隗其素行服人也公少私寡欲
家所有與人共之天下莫不聞此一德矣漢將相功臣

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悞無華今截截諛言君子易辭
故章滿公車一切付之罔聞誠厭之也公量而入不入
而量諫爲諷爲順爲闕爲指不爲陷此一德矣善戴尊
者累十尊而行人與之更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烹魚
煩則碎治民煩則亂叢脞所爲戒也天下脊脊多事朝
奏夕報朝行夕罷甲可乙否乙不任黜甲務必信而誰
與持之公行所無事戴其清淨民以寧一此一德矣三
者可以對越神明奚難於格君心補衮闕可以孚信豚
魚奚難於董庶官釐百工司空之職於四時爲冬冬日
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八風始不周

卦氣起中孚冬至爲曆元黃鐘爲律本北方終陰始陽
謂之朔方言陰陽者陰先陽言晦朔者晦先朔貞下生
元則天地之道也於五行爲水水上天爲雨露下地爲
潤澤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擊之無創刺
之無傷卑下句倨必循其理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無
所親踈前後主量必平赴壑必勇施用必潔則天地之
德也周禮司空有官無職禹作司空平水土實總百揆
董江都言陰居大冬積空虛不用之地時出佐陽然則
上久不除大司空而以左司空命公也將無虞官周官
之意乎公三德協於上下往踐其位顧名思義崇效天

而體冬之揆以含章從事卑法地而順水之性以習坎
常行不佞伏在下風快覩德化之成矣

贈督府少司馬鄭公序

少司馬鄭公甫勝冠成進士爲郎白雲青雲二署已領
銓部卿奉常所居號清華之選法比啓事禮樂文章精
絕過人因以媒謗翔回閩粵藩臬間謝病里居十年而
召備兵赤城絕塞已治兵榆中輿論以爲屈已開府山
東小顯庸矣復爲讒口所尼移陪京奉常再開府榆中
三年政成衆心儀公當入秉國均從容坐論不宜更煩
以邊事而會宣大督府缺廷推數不答最後以公名上

上輒報可此於公非殊尤之拜無可賀而某獨以爲

上知公深任公善也夫國家所患苦中外竭蹶從事者
非虜耶所託重而恃力爲國金湯者非薊遼宣大陝西
三督府耶大同非虜王巢穴耶東遼左而西嘉峪且萬
里延綏鎮介其中處置失宜則挑釁於宣大武衛不奮
則貽禍於甘寧而時事有可隱憂者諸邊虜受款三十
餘年延綏虜以我數搗巢十年不款一旦以款請請而
不時至至秋乃叩關有挾而求其控制難矣套虜卜失
兔爲主而莫能自主諸部漫無統紀起伏不恒而莊禿
賴最桀驁衆視以翁張東接山西偏頭關剪牙氣陰陽

押闔鐵雷諸酋住牧延綏而與寧夏爲市著宰諸酋失松山未嘗一日忘甘肅甘肅有警我寧晏然其調劑難矣東勝失而守河復棄河而守牆虜款以來畚築無虛歲牆高廣倍舊然牆外胡沙積與城等延綏三路一千二百里而遠空鎮卒以登陴不足十三其守禦難矣卒餉以四季給歲率後一季所以供虜款市財三萬餘金較他鎮不能半其經費難矣公蒞鎮而虜乞款遽示之款以釋其疑更示之不必款以挫其謀款定而市未市不爲招致也已市不爲導送也市有賞套酋之長爲優諸酋不得並也賞款以始事爲優他歲不得沿也虜有

名數非上聞者不得與也貨有程量不得益也裁之以義諭之以信行之以公持之以果震之以勇虜唯唯受命無譁者酋炒忽兒七人恥不與套長之賞犯我孤山公命將擊之殪其愛子俘獲無算火落赤復盜我寧塞公命將詰之生縛其部落百餘人而皆以戎索九九受罰故事罰九九者第取虛名而公必以實虜唯唯受命會虜王病力聲言西行迎小活佛諸虜蠢動覬得志諸番如俺答時公令諸酋毋得從王諸酋走告公會安得與王抗然必不敢蹂躪內地以膏公蕭斧王卽來者請以酋妻妾子女付公其嚴憚誠服如此延綏將士故敢

戰而公益勤肄之豐犒之氣奮十倍無不欲大創虜自
效公曰誠知若曹餘勇可賈顧諸邊虜將爲口實吾力
安能得之諸邊虜偵知狀是以款市奉公要東而松山
虜懼公躡其後虜王亦虞風馬牛涉公之界不果西此
公功之大畧也豈延綏專承之蓋諸邊實陰受其賜夫
延綏虜猶知有王而中丞事多取裁督府今公爲督府
居宣大當虜王專制闡以外唯所欲爲其必玩弄虜掌
股之上無疑矣宣大寧則薊遼可釋甲執冰而踞而又
何憂于陝四鎮

上知公深而善任公詎不信哉公誦法程伯子金革百

萬之衆與曲肱飲水變化在人而以履危肩重爲治身
心脩性命之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彼分中外
生歆厭必不出都門而優游都卿相鄙哉夫也安足道
于公之前乎宣大之有督府事權分合無常嘉靖初始
定如今制公居赤城習見督府事所服慕惟翁襄敏其
次則楊襄毅王襄敏與鄭襄敏此不隨人口吻爲是非
者所從違熟計之矣某姑舍是公浙人也浙有三大功
臣劉誠意之開國于忠肅之定難王文成之龕亂赫赫
人耳目青田運籌帷幄餘姚經營楚粵不當虜少保當
虜不在行間公私淑新建是行也身在行間當虜具鄉

雲
先正三公之美某深有虞於公矣

又

今世于武臣倚之甚重責之甚備而待之何甚薄也縉紳文墨論議如畫餅不可啗四方有故躍馬操戈而戰唯介冑是賴勝負安危文臣命懸其手可不謂重乎尺籍伍符一字舛誤必詰斗粟一錢出入必稽卽有大功亡矢遺鏃傷匹馬片甲必案可不謂備乎至其體貌陵夷無論部使者及監司卽新進郡邑之吏儼然踞其上盛色奮氣以琅湯凌轢之而昔人所號爲三端者武士之鋒曾不敵筆舌百一故武臣習而爲軟美以媚當路

取容一切軍實務文具相講調而文臣鯁其餌飽其從諛其或刻覈太至積漸不堪則以不肖之心應之發憤快意刻手以衝讎人之曾固爲俱靡而已此亦武夫之恒態也牛雖瘠饋于豚上以彼右文而左武盛處賢而自予雄而究乃至于傷國體爲戎首國家亦何賴于文臣而虛以彈壓武臣之權寄之也往歲元戎率師征番不佞承乏隴右請于督府石恭襄公定元戎與諸郡縣相接禮督府檄下郡縣奉行不忒故師和而有成功後官大梁武林見藩臬視闔帥過倨甚至入賀若上官恥不與均竊爲不平而卒未有左袒不佞之說者比官

上郡受事中丞鄭公所諸將吏媿媿誦公威德不容口
公居恒令曰夫武車不式介者不拜體各有宜耳披堅
執銳之夫而遺蛇其迹圈豚頤雷如儒生乎不韻甚矣
屯細柳者以軍禮見是爲真將軍故軍容必壯也夫廉
遠地則堂高周勞還帥將士異歌異日別尊卑也將者
國之行主民之司命也呼若小兒奔走若與臺彼覩面
自立三軍之上喪氣解體往往坐此故體貌必隆也夫
閭以外上至天下至地將軍主之軍旅事機之會閭不
容髮不假便宜猶掣肘而使書也故權不中御也夫馬
驥蟲也蟻細物也孤竹之代於馬得途於蟻得水物誠

有之人亦宜然故楚之市偷衛之二卵齊之鷄鳴狗盜
漢之吹簫販繒亡命降虜可使也夫行一棊不足見知
彈一弦不足見悲三折肱而後知良醫將如司馬喜不
嫌臏如孟明不嫌一眚如曹沫管仲不嫌三北彼或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虜無入與禦虜同功能禦虜而我兵
小損者與全勝同賞何者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免頭雖
以數千人委匈奴甘受巾幘之贈何病焉故與人不求
備功過不相掩也夫鼓繁氣衰叫數力竭東野稷之御
馬求之不止卒以取敗數米而炊簡髮而櫛日亦不足
矣故幕府省文書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上有餘日

而下有餘力也夫疑事無名疑行無功亡鈇而意鄰之
子無爲而不竊鈇矣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知者中
山之篋息壤之盟非明驗與故浮議不搖也人之有牆
以蔽惡也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耳目人無已時惡
惡可吏汗車茵郎翻水漿烏足治乎故小過不聽也邑
中之黔執朴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故謗可分也夫釣
魚者縱而隨之須可制而牽之賦狙者朝三而莫四以
術愚之久而露其弊上下相猜則有改服獻體而入門
爲警枕臥而一夕數徙者心勞日拙矣授萬金行間而
不問單騎見虜而不懾不擊刀斗而不虞其忠實心信

於人耳故術數不任也夫一壺飧一簞醪之惠也而用
命致死一羊羹一盛酒之吝也而墮黨崇讎得失大小
豈不懸殊哉故絕甘分少帳可爲襦金可裁取市租可
饗熟食可分所嘗卒乘可與韋袍複帽持更者可給也
蓋公之御將也若造父御馬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志百夫長以上一亭一障悉稱任使若夏侯玄參戟衙
門莫非俊傑入而見公慰薦待遇殷勤發于至誠若趙
廣漢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退而受公檄丁寧款密
若劉弘一紙書勝十部從事恩結于人心若武子之肉
骨子西之翼卵樂爲盡力若岐山之陽三百人疾鬪若

廣門之官七百人先登若鴈門百金之士五萬人皆願一戰虜酋失免兄弟不相能使使諭之釋憾沙計七會挾賞不得寇孤山疏捕殪其子使使諭而罰之酋火落赤鼠竊西塞縛其梟騎百許人乞哀行罰並款如故應對不入其數若班彪報答北匈奴令必有適以威信解散虜謀若趙充國遣雕庫靡忘而卒降罕孛誅其人而無怨若段會宗擊殺番丘曉昆彌號泣罷去料事料敵若陳湯策烏孫五日必有吉語虜歸命若單于脫帽徒跣拜龐雄陳死罪還所鈔掠羽書不聞外戶不閉三年擢公少司馬督宣大山西軍事將吏日數百千人留

行若班定遠入玉門爭抱馬脚不得前是寧有發徵期會抑寧聲音笑貌可僞爲哉不佞因以知公能總帥雄俊莫不宿道鄉方而務名聲部發于天地之間固非偶然彼填然脩飭邊幅如偶人形者真井底蛙耳

上雅知公得將吏心不卽代而會虜王病部曲麻沸邊人忸怩虜款不無逸情中外上章趣公赴鎮無虛日

上乃俞公代而東諸將吏祝輒于郊屬不佞爲辭不佞諗于衆曰公遇諸君有禮矣諸君何以報禮乎昔郭汾陽部將皆王侯貴人子而願指趨諾不小借顏色李元直平淮蔡具橐鞬候裴令公馬首令公以相禮受謁彼

見夫亂臣賊子無禮於君所從來久矣因以示之禮郭不爲亢而李不爲詘公今晉督府卽中丞元戎聽節制諸君若何皆曰諾跪而上觴公一酌而洒洒如也不佞更進曰此恭之小者耳昔者鄧訓有恩黎陽旣徙上谷故吏貧羸者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有歲推鹿車於洛陽市藥知訓好青泥封書過趙國載青泥一樸往遺上谷上谷今在公部諸君得無意乎皆曰諾跪而上觴公再酌而言言如也不佞更進曰此報之小者耳昔者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瓜衍之縣吾獲狄土子之功也賞胥臣先茅之縣以舉卻缺也韓增舉馮奉世下莎車寧西域宣帝召見增賀將軍舉得其人公初爲監司舉麾下士往往爲名將諸君偏裨公素所推轂旦夕受鉞誠折衝厭難爲國干城于公載錫之光矣皆曰諾跪而上觴公三酌而油油如也揖而別山以西諸將吏喜色相告而鄭公今爲吾曹有矣

贈督府少司馬董公序

秋九月督府大司馬北海石公入爲陪京御史大夫廷議請以中丞陽翟董公代

上立拜公少司馬假中丞節賜璽書以行是時公撫陝以西三年矣人或謂公軼材名德宜在帝左右不應淹

雲
卹在外某不敏竊嘆以爲

天子知人善任明見萬里之外固如此乎方今天下所最患苦者虜耳虜東起遼海而西至河外五郡國家控要害宿重兵令三大臣鎮之在薊則督畿內遼左在代則督雲中上谷鴈門在朝那則督陝西四鎮三督府鼎立連衡者也而薊代若國肩背然人情視緩急輕重遂以陝西四鎮距國遠不足慮卽督府號大臣居常推轂與非時之恩澤取過庸不篤所關說不盡省見所請不盡與而甚者目爲公卿舒緩養名之地矣某追覽國初九將軍佩印而出鎮重鎮其三在公部中可不謂重乎

柰何以遠易之上所急下致力焉上所緩下解體焉有如萬分一虜飲馬河湟而南牧上郡北地將置不問耶上超然遠覽不欲令陝西四鎮在二督府下簡擇而使公請得言公之素公起家濬令稍遷司徒尚書郎敷歷湖湘章貢衢婺青齊之間足跡半天下爲鄴督餉遼左僉憲治遼左兵則習薊事爲山西藩臬長則習雲中上谷鴈門事開府陝西則朝那者公秋防三移鎮焉某嘗從公按塞上公爲言西北山川形制之勢與虜強弱虛實將吏能不士馬利鈍一一指掌又侍公都肄諸塞上兵爲稱娖魚麗鵝鶴箕張翼舒之陣爲指授坐作擊刺

磬控縱送之法爲儲備鈎棘長鍛刀劔弓矢之器雖能
臣宿將退而孫避弗如也蓋三年間繕城築塞亭堠相
望木樵校聯不絕藺石渠答編管秉秆靡不備具

上遣貴臣大閱獨公部曲梟卒萬人深隍峻壘連數千
里芻粟什器大氏無慮數十百萬公又兩討武都洮岷
叛番輒大勝頃之區脫中捕得生口八九人下吏訊皆
曰虜相戒不敢犯今中國有董公云

上知公爲四鎮重以公督四鎮是夫輕車熟路而王良
造父爲御也公誠以所治陝西兵事者治四鎮兵事則
四鎮愈重四鎮重則薊門遼左雲中上谷鴈門愈重天

下可暢輟埋轍綏旌卷旆也士不改聚官不易地得公
以重四鎮重四鎮以重天下豈不知人善任哉夫不易
談者莫如兵事尤不易談者今日之兵不易爲者莫如
邊事尤不易爲者西北諸邊

上廉公善兵歷試多効一意委公邊事不它涉意念深
矣公旣受事藩臬諸大夫上觴薦賀屬某爲之辭某側
聞公言古者寓兵於民而文武無二僚周南仲方叔是
也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采芑之
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入則卿出則將寧
有二乎叔季以來文吏馮案牘抵掌談說而戎行格鬪

一切付之武臣見謂椎魯不可任更以文吏監之武臣且恚曰若何以口舌爭我七尺軀文武異術兵將二習邊事之難厥有由哉今督臣奉璽書有曰虜所嚮往爾以兵隨之斯固一將之任也庶幾古意焉夫南仲方叔並以伐玁狁奏功布在雅樂萬世傳頌公兼資文武受天子知修南仲方叔之功使後之人知文武不二任自周而後復有今日諸大夫當爲上賀直公可賀已耶某聞稱尊者之美其辭富則近諛某不敢以諛事公辭僅此矣

贈少司寇李公序

代

今楚事難言矣地延袤數千里御史中丞撫循之一切從便宜何所不得哉然而爲中丞者南有汀贛西南有貴竹西北有鄖襄割三垂與之共權力相等人持其是能無生得失乎世所厭避不與同羣曰中貴人楚有其二奉園陵祠太嶽皆以萬乘之寵靈臨之而倂侵有司權緩之使狼牧羊而操之投鼠忌器楚人執政二三羣小讐于積威竭全楚之力以奉其子弟交遊所在帑藏靡有孑遺耗矣一旦事敗貨悖入者悖出不逞之徒緣是以快舊憾株累無辜荆郢之間正營蕩搖瀕漢南北中于陝之沈蕃其支郡三歲不雨大陵之氣乘之而起

而又方有事五開軍興費不貲卽欲捐廩勸分公私俱困無儋石之儲均田者奉法不善吏請寄爲奸紛紛見告而采木之役興且迫遽不可得少延是何異矛浙劍炊使北斗酌而南箕歛也難矣余以次當按楚會

上罪楚故執政者赫焉震怒自

上前受命來單車馳入部朝不及夕策不知所出而是時中丞李公固已先撫楚朞月矣公持法不失黍稷而亦不爲奇請他比以傷寧失不經之指無論萬戶安堵卽其人伏斧質或流離瑣尾以禦離魅罔兩而莫有怨言銀璫左貂執金吾與天子股肱耳目之臣至貴倨也

拱手蒙成于公而前是公抗疏言按

先帝璽書中貴人侍太嶽祠毋與民事今制殊不合乞更定如初

肅皇帝不忘安陸故卽以爲湯沐邑恩至渥也中貴人願以湯沐爲名影賴他郡邑名田所藪匿逋逃罪人往往虎而冠牟利興害不可勝原請先誅其尤無良者闔小戢五開事平所餘餉悉發以賑災民而後民稍還定安集也三年而楚詭禍爲福徧臚歡而騰天歌

上念公勞召入佐留都司寇事余適按部竣候交承者湏上及于新命則爲公踊躍以喜而還自慶也天下大

矣輦轂之外所託重而恃力在撫按兩憲臣耳撫有官
守按有言責比者人持文墨論議相高一事未建而謀
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訾者踵至上書之囊交錯于道老
吏握刀牘腕脫而汗沾背視聽貿亂莫知所從則言者
之計左也大臣專制一方顧國家利不何如耳安卹人
言而因是以首鼠兩端如脂如韋不則牴牾矛盾釁隙
萌生守官者安所傳其罪兩相得而相成幾何人哉始
余亟難楚賴有天幸辱在公之顏行公所擘畫皆余所
腹議卽余間以一得之愚質公莫之逆也官守言責兩
相得而相成終楚之役無致隕墜徼福于公爲多藉第

令今日之命在余未入楚前事固不可測夫安必終役
如今日而猶及于公新命爲愉快也公行矣少司寇貳
也有長公者他日進而長六卿有貳公者以余無似公
退然屈已而采進之其爲貳必不逼長其爲長必不凌
貳濟濟師師協恭和衷以對揚

天子康色好德之化自公先之矣夫坐而論者佚作而
行者勞難易可立辨也公已勝其難何有于易余所爲
公踴躍以喜而還自慶豈曰私昵亦寧惟曰楚何修而
三年有公也

贈中丞周公序

代

上自頃歲雅意恭默無爲之治朝堂講幄闊焉不御天下久無事諸朝臣無所見奇時條上封事其始蓋杞憂發卹者發憤畢誠爲之而噉名之士爭奔走焉甚則毛舉細故陰持宿負倚角以趨利引繩排根以快忿處不可攻之地以恣睢舞知猜禍壽張爲幻其究至於大臣畏庶僚私議淆國是朋黨立而主勢孤矣

上赫然震怒簡絀其無良者下明詔詔廷臣無作好惡歸于皂極平康正直之路又以冢宰御史大夫司黜陟風紀百官表率選於衆更置其長若貳而今巡撫兩河故城周公晉左僉都御史佐院事公謂余辱在西臺久

其何言以贈我余聞太微垣有左右執法御史大夫主之而其躔在鶉尾之次實秉火德黃石公秘法以爲災惑火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此其言當不妄昔之論政者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遂欲以猛加於寬之上余竊不然其說聖人作易取象於火者凡十而皆有所劑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毋敢折獄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上火

雲
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火在水上未濟君
子以慎辨物居方夫都御史三年而大計外吏六年而
大計內吏則用同人大有內自城旦春若笞以上外自
大辟以上都御史平反唯其意則用責若旅其官與六
卿埒而權力過之正色立朝憂治世而危明主獻可替
否使天子改容而聽其言百司庶府回心而象其指庶
明勵翼奸宄潛消朝廷淑清方為群生樂業故自漢以
來目為副相則用家人若鼎若石革若既濟若未濟
此十餘者豈專任火德哉五行
曰火揚光輝為明者

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由舊章敬重功勳則火得性
或棄法律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

主上神聖不世出而一二僉壬濁亂天紀得無火德之
未脩耶都御史應在災惑以人勝天消沴為祥公無亦
是務乎星家即拘而多忌不足深信請以公治兩河為
準兩河歲札而事叢宗藩強梗羣小倚城社為姦利河
堤數潰漕輓且廢民不入公家之賦者三年轉徙為盜
公酌於緩急剛柔之間法行而情得事舉而民不厲假
令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周之民無孑遺矣公入而
佐御史大夫率作百官官守言責則有司存不競不綈

雲
同心僇力一如治兩河事太平可幾而待也公曰兩河
之役實藉君相與以有成某則何能雖然君言都御史
之職本原八道究極人理則精覈矣謹受教余更致辭
曰聞之秦私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
虛也皆火房也衛顛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
也水不勝火水火合而火作此其境在兩河間其故實
在長老之耳公所居官當其星野幸而服念無忘則豈
惟兩河士民之幸公曰君言不遺兩河厚之道也某不
敏願君分猷念以相從久要無忘今日之言

贈中丞李公序

國家驅胡元再造函夏自遼海迄嘉峪邊萬里悉宿重
兵命重臣鎮之迄于今益詳密矣當虜者蓋三督府十
撫臣而山西鎮處其中北遏宣雲之南牧西禦榆寧之
東侵而遙爲薊遼甘固聲援自非倜儻瑰瑋忠清端亮
之臣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魏中丞李公之撫晉也虜
款且四十年我兵忸怩漸弛公曰烏烏之狡雖善不親
不重之結雖固必解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本兵之極也
比年五路一用命狡焉有離大邦之心虜王新物故嗣
者未返諸部落羯羗不可馴公力持信義互用恩威水
泉紅門之間會長宰牲恰季龍王朝不害哈擺河素奈

黃台吉等皆號桀驁難制若馬牛。性婁委已者也而柔
焉其趨事無後期其守界無越尺寸其易市無稽故其
受宴勞而無宿留會公三年報政冢宰司馬鉤校簿
最疏言公撫晉以來白藩臬郡邑倉庾廩置冗從小吏
自元戎裨帥千百夫長亭徼隊率咸稱其職自諸王王
子侯鄉大夫賢良文學博士弟子員咸奉其法所繕治
塞垣樓櫓塹壘木樵虎落斥候鑿山通道浚隍引水若
千里所肄習蹶張騶發伏飛技擊武卒銳士若干人所
稱疑冑鎧弓矢刀劍矛鋌伐盾鉦鼓旌旗繞角火攻之
器若干事怒馬若干匹芻藁若干束菽粟若干石可支
十年而又以會計贏餘十餘萬金請于朝及今歲有秋
益積粟塞上

上覽奏嘉之是得有備無患之義傳眎諸鎮爲挈令凡
此功庸勞力較然爲天下所知宜有顯陟以風封疆臣
上報可擢公副都御史撫晉如故將吏士民抃舞歡呼
上不鄙夷晉屬公長照臨之幸甚公秋按塞還治相與
實玄黃于篚簞食壺漿以迎勞公某得效奔走焉則誦
言曰昔周二王中興尹吉甫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歸而
燕喜鎬京旣多受祉當是時六月出師亦孔棘矣計罪
敵愾不以深入爲功明王耀德一觀兵其道如此公生

雲
聚教訓 新月盛虜懾先聲受不不不二心不煩師徒
躐血橫草而太原宴然以此聖功賢於十萬師文武吉
甫所以憲定定國也

上端居穆清重惜名器八座九列鮮所登進獨旌公如
響答桴非中外諸臣所敢望鍾鼓既設一朝饗之手足
腹心事忠使禮交而成泰請以續詩之小雅某又聞之
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陟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若禹司
空皐陶士師益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官不離局用能寅
亮天工躋世仁壽公後先於晉五政矣晉唐虞舊都也
四岳十二救出則總領諸侯經營四方入則典司政本

輔養君德中丞朝之鉅卿而填撫侯甸事寄與岳牧同
上久道成化紹唐媿虞公久任成功詢事考言言底績
奚啻三載行且召公宅百揆弼一人圖迴天下于掌上
柔遠能邇蠻夷率服何患乎醜虜又何直三晉人私有
二天請以續書之典謨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惟我
國家其奄有之哉

贈中丞梁公序

陝以西四惟惟甘肅士馬貧以而其地左番右虜千里
孤懸自河套失虜轉侵軼不亭障距延綏寧夏路迴遠
聲勢不及及今梁公爲兵使者制制虜虜曾火漆赤遁

走拓松山地八百里築塞屯戍。王地饒水草畜牧省
飛芻輓粟之費無算播故世臣與其部落結怨閔闔當
事者處置宜以故生戎心敗王師黔蜀之民膏斧
刃者不可勝數凡二十年示輕外夷而頃者大舉盪平
之爲郡縣皮林苗乘征播之隙掩襲我兵亦卒草薶禽
獮雪恥除兇四夷震疊則又梁公之功也諸與公共事
者資適逢時往往都尊貴而公周旋藩臬無所增益縣
官有他猜忌抑播功迄今不錄會楚宗人誣讎其國王
坐法無所發憤聚衆而謁司馬府遂有辟陽侯之禍遠
近大駭城門晝閉事聞

上令廷臣舉長才大畧者填撫之廷臣僉舉公疏上報
可蓋八座九列或數年虛無人所推轂諸開府當要害
地刻印刑不拜而獨公亟咨亟俞則公熟膺伐閱簡在
上心久矣夫西北摧勅虜西南平叛夷豈不爛焉垂竹
帛考金石而余以爲非腹心之疾也虜與夷非我族類
也乃至以國家肺附之親而効夷虜之所爲此其患視
赤白囊奔命書輕重緩急不啻倍蓰公初部荆岳控江
淮上游狼野心不敢窺定一旦領中丞節鉞先聲
奪氣罪人自縛待訊而楚腹不及于蒲胥之市語
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楚有子百人側席而三漢有

云
汲黯淮南爲之折謀素望先聲
我而屈人如此楚幅
員西距秦蜀西南距黔粵
中州東距豫章留京蓋
腹心地腹
安則四肢可無
心天潢玉牒猶木之有本
根也本根不動搖則枝葉暢茂
以此程功不賢于摧勅
虜平叛夷之爲烈哉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
信者下輕死梁公勞苦功高一中丞何足以酬而任公
以安楚安楚以安天下其欣欣喜公柄用者凡我士民
不謀同心矣公鄉人車孝廉元龍從公游荊州有識韓
依劉之快因以其間過訪余而聞公新命爲之踊躍歌
呼余因語元龍五嶺之南少陰多陽物恒榮茂山澤蒸
煥仁氣流通而瓊管爲委輸歸宿地

高皇帝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國家二百餘年靈秀
旁魄聲教浹洽文獻出羣如丘文莊公其人者何司寇
以少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今公又繼文莊而起矣
公理學精深入陳公甫湛元明兩先生之室而經濟如
文莊固宜其不動聲色折衝厭難所施輒効也元龍有
味乎余之言膝席而謝曰由前言之公也天下才也卽
楚不得而用之吾何得爲必由後言之公也吾鄉之
地靈人傑也吾第爲吾鄉
之可耳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少宰李公序

少宰李公縉雲世家舉進士爲刑部郎時刻者爲政公
請徙南京歷兵部員外郎郎中復請告仍再除南中以
奉諱歸服除職方郎當事者簡才諳而特授之而公
南七職方郎例不外擢公復請外而後拜西
粵督學使者稍遷東粵參東憲使入計治行爲天
下最拜部御史撫江北四四故事以督漕治河二事俱
隸江北撫臣而議者析之公乃專爲撫不佞已王入都

門望見公班行中頎而美鬚髯揚小山立債帥玉玉之
饋無所待入兵政一清既府汴泰州因舊邸不增飾
務以節儉正直表率庶官印都會奢靡僭踰之習爲
之秀真人以權稅來境上者三輩大爲民患公
持三尺法三寸舌與爭不勝遂請告矣蓋十有五年而
召爲陪京少司寇辭不獲甫上公清明在躬鬚髯如雪
而神采儀容望之屹然與鄭冢宰衛司徒稱三老官屬
士民濯磨以承休德而廷推公爲少宰頃爲宰者多君
子率以後進好事口不安其位
上亦憚煩啓事不卽允而於公獨一再上報可天下慶

君子之登庸而誦

天子之明聖也公鄉人祖公于郊有贈言則以屬不佞
不佞承乏穎上距公去位後才二年汰者爲政思公如
大旱之望膏雨也而晚得從鄉人後申其高山景行之
慕何敢以不文辭公起家易請以易論易道陰陽在天
爲陰陽在人爲君子小人易之拳拳于扶陽抑陰進君
子退小人不一而足然而小人最難知也其說在解
以其媚惑故稱狐焉以其故稱隼焉以其附麗故
稱梟焉以其僭竊故稱負其焉小人最難除也其說
在夬以五陽去一陰不曰小人道而曰小人道憂

則圖君子無所不至不揚庭以聲其義不孚號以固其
與犯壯頰之凶踈莫夜之防即非自邑決不勝君
子身受其禍幸而勝而禍人國矣今朝臣發言盈
庭擗不甚險而健于卦爲訟其道在食舊德不與
人競利從王事無成不與人競功而已借譽先游追趨
逐嗜于卦爲比比匪人不亦傷乎其道在二四二遠臣
結公卿內不自失四近臣親外吏比賢從上而已君門
萬里上下不交于卦爲否其道在拔茅以厚集君子之
勢志君而不樹私交包承小人而不亂羣以潛移不肖
之心包羞以俟可乘之隙而已人心懷疑意見橫生於

卦爲睽其道在見惡人以避咎胸中無猜忌之念目前
自無可驚恠之狀羣疑旣亡無初有終而已易爲君子
謀不爲小人謀而于小人固未嘗絕之若犬馬之與人
異類也解曰赦過宥罪卦二五互巽巽爲繩直繩結則
曲解則直小人結之君子解之能使枉者直矣夫君子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不因緣諧衆而違正應之情
不遠引而而生不和之端不嫌汗迹不恤流言泰之
包荒垢之包魚包爪大壯之戒浚與振遯
之不惡而嚴皆是道也夫曰戶之說自近日始即昔人
所謂朋黨耳亦請以易論之同人之初日出門隨之初

日出門人惟各立門戶則城府畛域動覺窒礙出門而
至於野無遠近無人我無家衆耳目肝膽相信呼吸疾
痛相關同舟而遇風胡越及左右手故曰利涉大川也
勢利相此一膜之內不勝荆棘其識卑淺耳身所處既
高目所見自遠疇能聞之故曰伏戎在莽升其高陵三
歲不興也出處默語不同而心則同利可斷金言臭如
蘭驩然聽受故曰先號咷而後笑也剛來下柔動而說
不任我不任人因時而處中都俞者隨之隨也吁咈者
不隨之隨也故曰隨時時無定在爻之動大象之宴息
因其時也陰性善繫繫彼則失此里克中立鄧析兩可

安取隨哉故曰繫小子弗兼與也凡夫

激能以

直相規而精神稍倦未免爲善柔所引則隨之有求爲
苟求得爲苟得故曰利居貞也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
應隨孚于嘉位正中也正中而後可以同正中而後可
以隨君子之所以解小人決小人者則中正二言救之
李公出門筮仕迄今四十年不尚同不詭隨一歸於中
正是行也必能破門戶之說通天下之志敦有功之交
進君子真朋爲大蹇朋來故小人僞朋爲渙其羣君子
有攸往爲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君子進而衆賢聚爲
復朋來無咎衆賢盛而君子安爲解朋至斯孚君子道

行而小人心服爲豫勿疑朋盍簪小人化爲君子爲泰
朋亡何門戶之有善易者不論易不佞咸其輔頰舌騰
口說也公將以爲是爻也故不言吉凶而姑聽之乎

贈少司空胡公序

四瀆以河爲宗皆自入海而河淮之合流也說者謂近
代始然班史稱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水經言河水東北流逕四瀆津
注謂河東分濟沛受河自河入濟自沛入淮自淮達江
水徑周通則漢以來故然漢時河爲患大氏在今畿南
諸郡河南山東兩藩界耳江北淮南卽有通塞無所關

國計可濶畧不談國家歲漕京師粟四百萬石悉由河
達河與淮爭則蕩折而爲泗陵園憂情形利害古所未
有藉河之利而復遠其害是以治河筭最難古水衡都
尉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大舟卿之屬不常置置不專治
水治水不專河而在本朝獨以司空兼中丞節領河渠
所轄南北畿輔大藩廣輪數千里藩臬以下郡邑吏職
專河者數百人歲費金錢鉅萬垂二百年而事權日重
嘉隆以來數苦河決內帑外府之積因之詘乏隄繇不
息相率而爲魚者又不知其幾頃以泲河成歲殺河溢
悍勢數百里而徐沛故道土疏惡河水猥盛則放溢少

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好事之口輒求多于河臣
上下廷臣推擇可當大事者以往僉曰無如胡公於是
公開府黔晉南京少司空盾未暖而拜右司空兼中丞
節行河司空諸郎喜色相告河得胡公無患矣何以徵
之播事之起也公以楚觀察使監諸道兵往討是時楚
黔蜀各有監兵使人自爲說方衲圓鑿諸將吏士卒烏
合麇集非舊練也公推誠置腹成指臂之勢侈力戡定
播僻在西南天下視之四肢疥癬之疾耳驟而用兵措
置促辦河則疾在喉舌齊鬲朝野所講求非一日一切
薪芟捷菑諸費宿具公秉鉞建旄寬假便宜不從中制

用人用財唯所得爲此以知其必成也播故夜郎牂牁
之域舟車罕至公不出戶知天下采入其阻前無衡障
河則借計吏若宦轍所經從耳而目之稔矣征播蒙犯
瘴癘沿河跋涉水草勤苦艱難相當于彼若習而安之
何憚于此此以知其必成也公戒行諸郎祖道于郊而
某竊以愚夫千慮進曰側聞邳以下諸湖可通淮安請
倣高郵召伯湖隄築隄直接泇口則漕全不藉河此一
策也洪澤湖而上可通汴遵大陸僅百餘里而通衛河
勝國時漕由浙西泝江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
淇門由御河舟載入京此一策也膠河開有緒而司空

東人以屬禮遇東方諸司諸司不平排之報罷此一策也永樂初三年中一年河運二年海運隆萬間嘗試之風波不貫有覆溺者讒人心害其能役以中廢而商船往來于今自如此一策也夫豈以全漕委之第令漕艘十三常肄其中徭他道梗耳若開京東水田以省漕粟之半此一策也數策舉而我全力防泗陵不復虞漕李尋解光所謂無塞觀河所欲居自成川跳出沙土質讓所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庶幾信乎而無若任事人不如意十常八九也甄豐言諸論必有一最宜詳考驗預見計定然

後舉事班固言徒崇空語無施行者時弊率坐此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播爲裔土自公芟夷蘊崇而疆理郡國比于中原其非常特甚李少傅故與公同平播而後治河功伐爛然一代宗臣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不佞拭目觀公之成矣

贈中丞劉公序

事固有始不相謀而宰相爲用者非深於其道則不足以窮其變而得其全余嘗諷養生家言蓋最微眇矣就藪澤處間曠土苴世故歸於太虛其養氣若能鳥之引而龍蛇之螫其愛身若圭璧之珍而著蔡之寶也至於

兵則不然陰刻刑戮權勢變詐奇正闔闢極於無窮皆有道者之所深忌而不樂聞夫此兩者不相爲謀一恒人辨之矣而秦漢之間有安期生者挾策以干項羽羽不能用遂去之東海上而燕齊方士言長生久視者宗之子房一孺子耳受圯上老人之書出而佐高帝夷秦滅項建不世有之功而封留以後屏棄人間事辟穀導引與赤松子遊此兩公者雖時有遇不遇而獨能取其道爲養生訣又取其道爲兵家符卽威力術數可以行之終身而無損於澹泊逍遙之致其跡亦誠可怪矣間嘗取吾儒之道而按覆之則天下猶人身也養生以全

身必去其所以害吾身者用兵以安天下必去其所以害天下者故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此余家柱下史語也而篇中善士不武善戰不怒善敵不與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諸言悉爲兵家所祖述絲此觀之參同韜鈴相出入表裏蓋理之常無足怪者而世或以申韓之刑名原於道德習孫吳之法者必絕倫滅性而不可以爲訓大都皆後之人用之者之過而非其設端所使然也京兆劉公楚人也公於書無所不窺占測堪輿卜筮六壬風角勾股之術曲臻其妙而其大旨在養生家余時時見其閉

戶鈎簾持鴻寶黃庭諸家之論撰妙解而勤修之又時與方外之士二氏之徒上下其論議冥搜遠討而不倦余私以扣公則公每自奇以示余余卽不盡通曉其意而望公之貌長髯修頤頽隆隆然起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類所謂山澤之癯者所居一榻趺坐終夜以爲常是其中固必有得者也而公方且以能遷御史中丞撫閩矣今天下晏然無事而用兵十餘年不解者獨閩與粵閩介在山海間海上之民脅島夷以內訌去來鳥舉莫敢誰何其憑山而嘯聚者與虔吉嶺表諸郡株連蔓延而不可窮我兵疲於奔命久矣夫道之精以治身其

餘緒以爲天下國家公所得於養生之家者如彼而閩之切於用兵者如此子房安期生之策公得無意乎抑余聞之昔之爲閩亂者寇也非民也今之爲閩亂者民也非寇也誠使閩之民得如公之身翕受太和稟印元氣疾疹疵厲之患不得奸其間然後知公向者所自奇固已游於其深而非夫世之勦言襲取第爲名高所可望卽余所具論子房安期生之事參同韜鈴相出入表裏之說不誣矣叔季以來道術短淺俗儒固陋受一先生之學遂暖暖姝姝自以爲足而不可以通方乃今有如公文武並用人已兩得其亦可以破拘攣之見啓昭

曠之塗乎余文墨吏於世不能爲役而雅好談衛生之旨公家在衡山異日功成歸隱其下儻與至人者相羊汗漫而嬉也余將脫屣從之矣

贈中丞曾公序

明興置郡邑長吏以子惠元元之民已復遣御史中丞臨視之中丞雖尊官乃其道主在撫與繡衣使者異指矣今年夏郢人曾以三繇太僕拜御史中丞撫蜀其僚三先生者徵余言爲贈余典在筆札不諳當世之故側聞長者言撫民之道譬則牧然太僕司牧也請以牧對夫牧馬者執駒攻特綱惡散耳前有擷飾之觀而後有

鞭策之威然而柔良者鮮矣如此法安得不悉也馬飲水齧草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止矣加之以衡軛齊之以月題而後知介倪詭銜竊轡如此法安得盡用也黃帝游襄城之野遇小童而問政焉曰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瀉水者三執小童之說則政猛而民殘懲宋人之失則政寬而民慢曾中丞之治蜀將何施而可蜀僻在西壤天下有事劍閣以外先被兵而蜀得休暇自保不爲動故其民安田野桑麻之業瞿唐棧道舟車之所畏也四方財貨僅僅而有故其民無

奇袤靡麗之玩自昆明夜郎通籍中朝行李之往來蜀共其困乏又三面臨夷也夷性喜鬪格而蹂躪時及芻郡故其民多征調供億之勞岷峨巫峽斗絕壁立秋水若建瓴無所縈迴曲折故其民彊直悉意而少深沉醞藉之思縣道分土而治遠者數百里徯隧嶮塞林莽互合居民老不入城市上官積數十年不至其境政教壅闕左道覘巫因是以轉相煽惑故其民易與爲亂蜀人情大較備是矣昔漢武侯治蜀用嚴而張益州以齊魯待蜀人不繩以盜賊之法兩公殊科而成功何也武侯執小童之說不傷於殘是以能舉一隅之地與吳魏提

衡而蜀尚得以延漢益州懲宋人之失不流於慢是以能使鉏耨棘矜之盜歸南畝而宋尚得以有蜀曾中丞往矣請擇於斯二者法有所不得不悉而亦有所不得盡用寬不爲慢猛不爲殘顧自計何如耳余又聞之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一有蚊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毀首碎胷不可嚮邇意至而忘其愛也東野稷之御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遂及於敗凡民之情視此豈相遠哉其勢可使而其衆不可犯其貌若無能而其中不可愚其懷之使來也嘗俟以歲月而馭之使去也每出於旦夕爲民牧者不亦難乎中

丞在太僕有能名其於牧之道審矣且嘗令江陽習蜀事是必能爲武侯益州所爲

主上以蜀委之眞善御臣者哉然余又聞太僕之牧也非自除蓐而釁廐也責諸校人圉人而已中丞之牧也非親農桑數畜而教之也責諸郡邑長吏而已郡邑長吏飾厨傳治簿書信期會至於叱隸息耗若秦越人視肥瘠然諸椎魯少文者民之痛疾而或噢咻之人固不易知也御史中丞歲課殿最以聞設有一不當民何賴焉夫使相郡縣長吏者若九方臯之相馬也則可矣中丞勉乎哉三先生皆曰君言良然寧獨會中丞卽不佞微君之靈異日得當一面舍此奚適矣

贈中丞吳公

上卽位以來蜀征夷師屢舉矣而其大者爲播州次爲九絲文加殊俗武暢方表遂使裔土比于甸采蜀公私積故殷饒軍興費不貲間以采木之役府藏殫竭民命委于榛莽不可勝計又藉兵諸夷夷窺我虛實有輕視心屬者阿都夏卜夷蠢焉以逞虔劉我村屯九十有二居人無炊火焉臬臣入界拒不應彀弓弩持滿相向周陸不得出入廟議謂夷逆節與九絲播同不誅則示弱招侮生患未已而念蜀兵燹重仍不宜以四肢病腹心

集廷臣推擇可填撫蜀者僉曰浙左丞吳公治行卓異紀在銓曹可急使也擢公中丞往視師而先是蜀帥數易無適任以直指言召豫章故帥使受公籌策從事公緩心抑怒爲文告俾自歸而夷以石關天險多設支閼我無如之何畔換抵冒如故公徐治器儲餉更置諸將吏以憲使監之可一歲盡得夷要領公移鎮雅州信賞必罰諸將稟稟受令一由寧番進一由白鹿冲進一由馬湟溝進一由虛郎白瓦宿進呼吸相通耳目相及首尾相顧指臂相使心膂相孚武蠡精卒從他道厲度先登石關勢如阪上走丸一夫舉礮萬人辟易夷奪勢便

悉衆迎戰我師四路併力焱發凡三日格殺累千閉室自焚亂相蹂躪溺水者尤衆生得其渠率一人斬一人懸首藁街以徇他俘馘及歸我所被鹵掠男女各以千百計疏捕畧盡回師北向掃除越巂諸黨與窟穴而振旅凱還旣告捷于朝復孰計之行都司所隸皆衛所僅兩郡倅督餉其中諸武弁御諸夷如狼牧羊郡倅御諸武弁如羊將狼不爲用而觀察使以大渡河瘴癘故不治治所僑處雅州武弁益恣百匿傷上威姦吏傷官法夷苦苛政無所因極積怨蓄憤非一日以釀此禍也宜如播州設郡若州若縣簡賢有司任之亭儼守望不絕

郡守勢重帶脇諸校觀察使治行都司彈壓之毋懷安
養高時按行下縣拊循創夷慎固疆圉庶幾可圖久安
詔如議而下司馬錄公功以待非常之擢余鏡考往牒
前代有事西南夷者無著於諸葛忠武越雋叟帥稱王
以叛南中諸郡從之忠武未便加兵務農殖穀閉關息
民遣書曉諭不從乃自入越雋斬僞王別遣將破牂牁
分爲六郡移南中勁卒青羗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
無前分其羸弱配大姓爲部曲置五都尉令出金聘惡
夷爲家部曲多者世官夷人漸服屬於漢收其俊傑與
漢人並用金銀丹漆牛馬給我軍興守馬忠張表閻宇

霍弋弋子在龔繼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選用長吏又
安夷夏迨晉猶然忠武賜夷圖譜畫象夷甚重之與瑞
錦鐵券同久而猶存先順治後威嚴其德澤聲靈灌注
震疊於蠻荒者深也故帥起家田間亟用後勲雪前吝
吳公沉幾深畧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牢賞取諸式
貢之餘不加賦兵取諸巴蜀材官騎士不廣募杖馬箠
而下夷落千里外戶無晏開之警又以薦紳易介胄掌
其戒令糾禁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除其害致其福
猶忠武南中之治也友人謝比部爲公高第弟子數與
余言令吳公居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太平可立致余恨

不識公而比部爲余詳公之素余心存之旣公撫蜀簡書下或言是不習蜀事何余不謂然諸葛公何嘗入蜀而蜀事千百世賴之夫吳公澹泊寧靜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有忠武之學識才具救寧武功何難余言驗矣公門下士某某將展賀于公而以余所料公語書之策以備紀太常勒景鐘者考焉

贈中丞錢公序

錢淡庵先生少師事唐一庵先生爲理學其精微在學述書內外篇其躬行在孝弟其養生在勤儉其當官在廉直位不過爲郎獨以大耄儒宗師表人倫季子中丞

公蚤成進士奉先生之教一話一言不忘而不以理學名爲滄郡李按行楚十五郡察吏治折獄情如九鼎百物無遜形屬以繁劇如炙輶轉丸無滯迹爲南考功郎當計吏不辟輿援親昵如權衡準繩無私意爲南大僕攝行京兆如農之有畔行無越思中朝推轂爲中丞撫山以東翕然稱德舉焉夫兩都十三藩以中丞出撫幾三十人文事武備一切責成而地或稍僻勢或稍緩取辦固易惟山東在兩都爲股肱在河漕爲喉舌關國輕重安危居常無事郵傳共張飛輓濬築勞已倍于天下自河之數決遷徙無恒也堤繇日增自島寇之犯朝鮮

也登萊並海烽燧日警自中官之以升擢出也焚林竭澤歲十九告災貧民易與爲亂大盜乘之赤白囊日聞所在倉庾匱乏士伍卑弱地之要害勢之杌隉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爲中丞者抑何以勝其職而厭衆心余不敢遠引周公之治魯太公之治齊孔子孟子之論治卽淡庵先生之學精微非所易窺不有通史經正錄國制國計風俗諸書乎師古法合時宜中丞爲李爲郎爲卿用之有成効矣舉而措之撫山以東寧異人任耶爲李爲郎其上猶有主者爲卿第馬政一端不問其他撫臣專制一方不虞中撓不嫌旁侵先生所與講學諸友其

以中丞開府若麻城耿司徒洪都袁司空德清許少司馬甌寧滕中丞皆有勲勞可睹記公少時卽奉先生命從學許公之門內受之于父作者述之外受之于師傅者習之是行也使股肱無虧喉舌無鯁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寧惟大東小東之幸余辱公知久無可効愛助竊有味于先生之晚以淡自號也理學之名古未有自宋始盛始尊迨乎末流空談性命糝糠世故而天下羶悅之拾語錄餘嗜高視瀾步遂以理學自命立門戶廣招徠與其新不追其故真贗錯陳簧鼓熒惑理學始爲世詬病矣人情濃淡之分豈惟利欲惟名亦然浮

慕其名與以其名爲的者皆自不能淡始不能淡則歆羨畔援色取行違施于有政以明作爲名苛細繳繞不顧其安以惇大爲名因循叢脞不收其實充類至義之盡無所比數可不畏與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何中庸也天下國家可均白刃可蹈爵祿可辭惟中庸不可能極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端始于爲已不愧屋漏之地衣錦尚綢闔然曰章此之謂不厭之淡中丞公爲理學子爲理學徒未嘗以理學名其得淡趣殊深服膺斯一言足矣術豈多乎哉道豈遠乎哉

贈中丞黃公叙

漢因秦廢封建以郡領邑歷代仍之本朝則郡稱府邑稱縣兩京做京兆尹雖名與府同而班與九卿並府尹率公卿寄逕或傳舍其官而所治京縣稟仰要束於諸臺非一往往患掣肘獨外縣事決京尹十九觀聽奉行最親樞李黃公之尹留京也視官猶家視民猶子寧緩無亟寧質無華寧我無敏銳之名而無使民有缺急之患日討諸邑令而耳提面命手携事示之無以苛察先平恕無以辨給薄悃悞無以僥利易持重無以附和左特立無以浮厲蔽積勞蓋朞月而諸令象指仰流因俗爲治吏習而民安之而公拜御史中丞撫八閩行矣士

民既攀轅莫能留諸令依依師保不欲舍公溧水董令者公鄉里後進也受知獨深屬余言以贈公余惟吳與閩無異民開府與守府無異道亦任之守令而已閩中島寇兵燹五十年瘡痍甫起頃聞人權稅剝之涸髓怨之刺骨諸桀黠交市夷國輸情實乞鉢導民正營懼剪覆之不暇而慰藉鳩戢以遏亂萌舍守令其誰寄焉考漢刺史檢察二千石郡國煩細二千石自治之刺史不代守爲守也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體耳他事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今撫臣下臨監司監司臨守守臨令而權力齊于撫臣者又有按臣守令仰鼻

息伺喜怒撫臣按臣所使偵事者他郡之佐比邑之長不勝僂指一瓢而百人輿之十羊而九人牧之守體稍尊容可昂首申眉其爲令者患得失之心重而營職業之念分黨同養交阿邑取容不暇問民疾苦民所愛憎校上所舉刺類不相謀遂成結習矣道在重守令使展布四體寬然有餘然後可畢其志奏其能國家功令如所謂憲綱須知者簡要明備而撫按臣每以偏見損益之增一議生一事多一事生一弊議與事與弊循環相生朝廷之德意在積案而不下究守令之賢能在虛文而寡實用曾何益于民哉京尹領邑諸臺雜治公能得

之諸臺而諸令受成功緒可睹矣今合八閩之官屬而定一尊惟公所欲爲誠以縣聽令如公所以詔諸令以府聽守如公所以尹府以糾察守令聽監司如公所以御畿南諸臺守令以奉法循理使四民安業爲功監司以能得守令賢不肖爲功而公斟酌差次焉清靜寧一之效漢治可幾而及也公世家祖孫父子兄弟文章政事俱有聲績而公敷歷部署藩臬久遠累朝之故實四方之謹俗籌畫已審隨施輒效卽邇日大比不括貨買肆而綜理周密士衍衍飲食盡其所長頌聲載路謀所以尸祝公八閩之民異日國家祉福寧在留京下余悉數公善政不終其物第因邑令之請就事論事云耳

贈京尹程公序

國家倣漢內史京兆制兩京並置府尹而順天爲尤重其職宣化和人勸農問俗閱戶口均徭賦每三月上勲戚家人引帳國有市易平其賈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貢舉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道塗緇黃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輦轂下帝鄉帝親無所不有驕蹇邪侈公卿貴幸勢出尹上者或爲造請或抑撓之法日以弛而事變口以益內供日以繁一切徵派和買闡寺資緣必滿所欲馳騫繩墨之外而頃者

上意在實內帑所聚斂算權及簿錄諸罪人財物歲無
虛日當事者少拂意輒切責至鑄秩五等而京尹稱難
任矣豕宰推擇以聞章不卽下而最後舉方伯程公旋
報允程公之爲左方伯蜀也可四年其爲右方伯齊也
可二年故事方伯滿考以上遷御史中丞開府專制一
方京尹秩相若而委任權力差次余不佞起家田間事
公於蜀蜀事之最爲利害者曰采木征播中貴開礦括
稅公旣芻求累朝采木例爲折算銷算之議而御中貴
磬控縱送不使橫潰所以利蜀民無萬數播事之起也
郡縣虛無備民望風駭散從政者新未得要領一一倚

辦公公爲募兵爲儲餉爲市馬爲繕器邇者浹旬遠者
彌月而事肅給蜀恃以無恐則莫不望公爲御史中丞
填撫之而以京尹遷於格非殊異然余以爲自蜀論則
蜀重自天下論則京師重用公京尹所以重京師也
上所急貨財而恐天下有異議動必曰舊制營建宮殿
非舊制何而公劑量取平省費百萬蜀額外之征倍徒
舊制而處置得宜不病農商此兩事者遠在萬里能陰
爲轉移而況京師悃誠易達乎卽無難

上矣君門萬里久不視朝闈寺乘間爲奸利公以杯酒
笑談制闈寺無播惡於蜀卽無難闈寺矣朝臣有兩九

列其上爲六卿御史大夫納言廷尉而次爲奉常京尹若太醫上林之屬京尹以事與外郡等至上計時不能若奉常諸卿長揖而禮貌漸夷於是居職者視爲公卿假道無三年淹公在方伯必申其志部使者盛氣而待之侃侃自如卽無難帝鄉帝親及公卿權幸矣上不難天子下不難帝鄉帝親內不難闈寺外不難公卿權幸則京師重矣天時人事遞相緩急輕重堯時儆洪水故平土事急而司空官重典禮典樂號爲清秩退然居其下今時事重且急宜無如京尹橫政四出而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假令京師一搖足禍不可言此開府御史中丞所不必得之數而安危惟京尹操之故曰用公所

以重京師也居重而馭輕天下臂指相使四方疥癬疾不爲腹心憂豈不善哉重京師所以重天下也京師無虞天下脫有患如蜀公持御史中丞節出撫抑念公久勞於外遞遷廷尉納言御史大夫六卿固分內事寧嫌晚莫耶漢內史京兆趙張輩功名顯於竹帛無論丞相封侯余竊執簡俟之矣

贈廷尉丞毛公序

尚書言舜初受終文祖經制甫有緒而卽以典刑示象選於衆舉臯陶爲士師迨倦勤而禪禹禹所首推讓惟

臯陶臯陶固遜爲士師自如終身官不易方後先堯舜禹三朝五十餘載甚矣聖人之重刑官也夷考其時五刑五服五流五宅三就三居官鞭教朴撻記金贖其綱目不疎矣君臣都兪告戒於刑尤三致意焉刑明允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不犯有司垂衣裳而天下治向微臯陶久於其官展布四體以從事則四凶不去巧言令色孔壬不除寇賊姦宄不屏息其能揖讓無爲乎聖人之重刑官有以也國家稽古建官獨刑爲詳內則司寇御史大夫廷尉外則侍御史觀察大夫郡理官皆司刑內之權莫重於廷尉廷尉有所出入司寇御史大夫

莫能奪也外之權莫重於御史郡理官獄自大辟以上非御史莫奏當也郡理官從御史按部專治獄載在令甲故郡理官之權幾與御史等郡理官治行高者召爲御史賢聲藉甚數在上考擢爲廷尉丞若長貳蓋古重刑官之意云然而侍御史以他官拜不必郡理已或擢爲他官不必廷尉未有若今毛公修此三者故全也公以明進士爲郡理官始則盱江繼則金華兩郡人稱名司理者必毛公也召爲侍御史初出按貴州已按山東已按河南三藩人稱名御史者必毛公也十有七年之間手不離丹筆口不離爰書目不離赭衣三木可謂從

事獨賢矣

上胡不他擢公休足輦轂之下而復以刑獄相煩耶以公治獄十有七年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入而治廷尉獄何有公自度繇郡理以及御史繇江浙二郡以及三藩所治大獄不以財勢撓法者幾何郡司理所治獄善力不能得之御史御史所治獄善力不能得之廷尉廷尉班九棘體貌重而志易行法當誅上欲予生比可廷諍之法當原上欲予死比可廷諍之其力視御史倍蓰公且自慶得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使天下無冤民寧有獨賢之憾耶

上雅意唐虞之治自元子篤生以來爲罷刑者十年一二詔獄所窮治羣臣抗言諷諫率報聞罷臯陶誦舜德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皆是物也一廷尉丞必以十有七年治獄善者任之必十有七年治獄善得入佐廷尉服習重積是舜用臯陶之法耳叔季之代官數遷苟簡自恣居官而長子孫則史稱之詎若臯陶胙土錫姓爲士爲李爲六終爲舒蓼爲臯陶其儷不億乎此亦歷年多施澤於民久之效也公誠以臯陶所事舜者事上其本在身修思永其要在知人安民庶官無曠百工惟時徐而命德討罪明刑弼教戮一人而天下畏貸一

人而天下悅燕不擊飛霜齊不襲振風東海不旱乾和
氣旁魄四塞君臣賡歌喜起天畀公祚胤保世滋大唐
虞之際於斯爲盛顧不遑與方今

上所宵旰而憂廷臣所爭獻謀寘力者莫若虜虜渝盟
蹂躪隴西金城酒泉間莫敢誰何將吏厚金繒豢虜惟
所欲無厭養虎貽患者士卒狃宴安不肄習者芻粟不
時給牟侵而墮軍實者繕甲兵高城深池取文具講譎
無實者諸姦闖出物及叛人若中行說者得無失刑之
過歟禹以苗頑弗卽工戒舜時念舜第曰臯陶方祗厥
叙方施象刑惟明而已蠻夷猶夏何與于士師而首相

咨命分北三苗迄賴成功夫刑官之重如此公行矣明
天討而伸國法寬主憂而作士氣此其首務也故事部
使者遷官藩臬諸大夫有贈言序當屬某不佞從公兩
河之役踰歲覩公善政非一以近諛故略不論而推本
上指與舜合德舉臯陶事相勸語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平天下則兩河舉之矣

贈府丞嚴公序

魏盧毓有言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主者以
循名案常爲職當驗其後是時漢季重清議家操月日
人競標榜如徐幹所云可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可

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
詒朋友相詐弊斯極矣然而毓言亦有疵中庸不可能
而賢知之過其害道甚於愚不肖之不及厭常好異益
趣人馳驚于名耳毓以不異爲常吾以能常爲異此尤
名實之大畛域也今天下昭明才賢輻湊而好名之弊
頗類漢魏間名所最羶曰理學曰氣節以一事盡終身
以口吻信躬行上懸名以爲招下望名以爲鵠彼艷其
名而樹之幟此竊其名而附之影拾餘唾溺異端分門
戶撮徒黨報恩怨工排擊學術事功如是世道人心如
是是曰反常是曰恠異設徐盧兩君而在若爲嘅嘆不

圖今人中有無錫嚴公也公筮仕行人選拜侍御史
以下人卑以自牧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登第四十年里
居之日過半按粵按浙按齊魯畿內在官言官就事言
事以人治人而已公之里有西河夫子其門有許商四
科有譙周十哲張超成市沈麟士營宇歸依奔奏遍乎
四方公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泊然自守闇然自修而已
諸名理學氣節者曾不及公而贗鼎蠟鞭久則敗露公
堅白不磨不緇章明較著輿議推轂公爲廷尉丞復以
爲南京兆丞云龍馬渡江以來六代文物故繁暨本朝
定都九圍輻湊萬國灌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衣履天

下諸器食之用共水衡少府十半閭閻化之故其俗奢而無厚藏自中貴人徹侯八座九列諸臺省曹郎金吾司隸督帥材官星羅碁置奸人倚爲城社頃日妖言惑衆幾釀大亂推埋攻剽不絕于途其尤桀黠者市海上諸夷爲中行說色盛而驕力盛而奮故其俗倣而無紀余以爲能鄙相籠強弱相凌內蔽猜慮外矜觀聽擾擾萬緒亦好名者之流禍也嚴公不好名則不諧俗執義常定持法常固扶微興壞務申其志矣不好名則不近利節以制度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矣不好名則不違衆而用已廉而不劇辨而不爭柔從而

不流寡立而不必勝矣不好名則功不可成者不倖成法不當變者不輕變不務筐篋而闔大體不狃眉睫而忽遠圖矣夫善生養人善班治人善顯設人善藩飾人舍公其誰南都可坐而鎮也今之南都卽周之東京成王命畢公尹東郊曰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而宋儒謂成王失言孰知夫人臣之不順者病在好名不以令名遺其君而欲專之何有於他人故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有忍乃濟有容乃大是非好名之士可辦也余于嚴公素履識其小者度必優爲君陳于以師保

萬民移風易俗比隆周道漢魏何可同日語公且上諸
官屬屬余以言贈余舉所睹聞具對皆曰吾曹親炙公
久非常非異莫能爲之名茲言殆似藉以告公請益焉

贈侍御郭公叙

比年言路闢矣若然犀深渚若射準高墉若得狐黃矢
若鳴鳳朝陽豈非古今一盛際哉而其趨乃逾下也夫
事利有害害有利夫人美有惡惡有美不公聽並觀而
執異同之見憑毀譽之口徇愛憎之偏于是乎有爭論
耻見短而快求勝于是乎有爭名左右袒分水火勢成
于是乎有爭權甚者進退大柄草野得闇奸之招天下

以不得不赴之標脅天下以不得不併之力則亦居言
路者設端使然也而今乃得侍御郭公云國家兩都並
建臺省清議往往出陪京顧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郭公
居南臺論人論事不雜良駑不淆淄澠何其明也不半
面而窺不覆盂而射何其坦也不容奸爲長厚不徇俗
爲調停何其正也不抉幽隱不摭纖細何其厚也不摛
井於渴不將僕於敗何其豫也不道旁築舍不匪邁謀
行何其定也不逆其聽而傲以爲功不億其不聽而姑
以爲名何其忠也凡所建白上可弼一人之違中可作
士大夫之氣下可造生靈之命君子旣聲應氣求小人

且面慚心折其有補于世道人心豈徒託空言哉公方受中都督儲之命同郡人集金陵者屬余以言贈余何所知竊以官守言責非異人任也嘗悉公之素矣魁賢書登進士令東陽精神滿腹意其獨行敢往而老成持重無適無莫東陽逋賦公則緩征東陽好訟公則省刑繕學宮爲文明書院訓誨諸生周卹不足而督教不及廉而不酌貪泉察而不施鉅甬信而不假徙木嚴而不事束濕行之三年自大家以及編戶窮里無不愛戴公不欲以不肖之身爲公辱東陽稱善國而浙以東稱循吏無出公右圖畫詠歌久愈見思蓋以君子無爭之心

先人而人且時靡有爭非聲色法令強服之也今居臺卽其居邑時規摹易地皆然何往不利哉

高帝以三祖陵園置諸衛有屯田而更徵餉諸郡邑食之地廣而汙萊不治民惰而水旱無資行伍疲於踐更材官廢于貧弱有司逋租挈廩人工侵牟若絲之紛木之盤根錯節也而以公任之則無難邑令寄百里之命事不自由侍御史令行禁止勢便于令什百公用其治邑者率先諸郡邑而簡諸材官貫行之當坐觀其成耳永新龍太章佐州邑有聲遷中都叅軍不赴大章於公與余通

家最稔進曰郭氏三世簪纓世德家學立朝居鄉具有表儀公孝養二尊人雖在諸生盡志盡物友于兄弟休戚如一身存亡如一日事親從兄仁義之實知禮樂胥從此出公所以善官守言責皆孝弟緒事也余歛衽而謝曰此謂君子務本言近而指遠余復何言可以贈公特舉其學術治行之槩以昭示人倫共宗嚮之而已

贈憲副李公序

蘄李公以尚書魁楚闈舉進士爲令吳興以循良名爲司徒郎以清白名爲陝叅藩爲滇粵督學使以公直名而媚疾脩郤者讒之屏居里中二十餘年啟事數十上

甫起家除川東久之始復舊物觀察汝南公先世以武功世官千夫長伯氏父子分闢秉鉞而仲叔與公皆以經術登科名仲爲邑令稍遷郡丞謝不赴銓曹高其致晉京朝官終老叔以庶常吉士除給事中抗論與柄臣左出之外藩亦謝事去尋召爲督學使擢京卿開府畿甸數抵牾中貴人

上銜之旣遷陪京少司馬以病免朝議當留而

旨從內降向後推轂數見格宗伯按其素履以恭質易名不報而公復遭迴未卽乘長安三尺輿蓋兄弟間持難進易退之節類如是不佞舉于鄉與叔同籍遊父子

兄弟間甚稔而叔弟柱爲國子時觀察公子質甫方居上舍質甫斌斌有德素佳公子也藍田生玉殆非偶然公方秉川東節叔弟丞夔州辱在宇下以書生驟任吏職深懼不稱公所爲示周行啟迷津不啻家人父子陝西獮夷剽界內勅叔弟提兵禦之夷懾公威名已先竄則公新命下矣叔弟不得久承事公俵俵乎若瞽之無相也屬不佞爲公致知己之感公官伐代表著四方悉數不終其物其道則本于孝弟公勸世家也食指衆兄弟同居伯仲叔季遞出遞入以次操秉至今子孫秀美多文炊無二釜駟行孝謹退讓節有萬石君張公執家

風昔者周公成文武之德篤恭主家其說莫辨于詩棠棣之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伐木之雅曰以速諸父兄弟無遠蓼蕭之雅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行葦之雅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其子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道洽政治潤澤生民至于四夷左衽無不咸賴蓋和順之德積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豈有他道善推其所爲而已今公所部汝南考之成周汝墳在二南間周公所分陝地汝洛則君陳所尹東郊地以其家孝友之政章志貞教何情意之不流通何疾苦之不軫恤何澆漓之不返醇

何強梗之不柔馴語曰家難而天下易卽周公不免有三監之憾而公家三世因心則友篤其家慶雖詩書所稱何以尚焉必且宜室家之樂膺和平之福昭譽處之慶引壽考之祺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未有辭于後世如周公君陳濟美泰和在成周宇宙其載見今日哉故事凡同舉者亦稱兄弟余兄事伯氏而公弟視叔弟公之子謬以父執事余蓋自公兄弟之愛廣之然不敢以私惠歸德特舉詩書大義以見公家兄弟所以總帥人倫造福方內道蓋出此或以爲腐儒濶談則公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贈憲副徐公序

往余守川西以攝督木事寓夔府者三月餘適播酋破綦江川東震恐民皆奔竄而夔臨江城門災于火守令以事如成都瞿塘諸武弁故隸楚不爲蜀用余下令以大木截江率民具矢石江岸爲守禦計會偵四方兵集巴郡度賊不能東下乃已蓋未嘗不嘆守夔之難也夫夔所稱天險在外難仰攻耳賊自內作舟如飛鳥一夫當關萬夫莫如何仰救于外其何能及蜀所稱沃野成都耳夔斗辟萬山中其土磽陁其人無積聚蓋藏而以征夷采木調發煩苛不聊生故守夔之難倍於往時不

佞叔弟爲夔郡丞而雲間徐公方爲守雅聞徐公居里
里有聖人之目其太公稱長者而夔人衛太宰時時誦
公爲守狀詢于衆庶而咨於故實散利薄征緩刑弛役
以招來之慈幼養老振窮卹貧寬疾以保息之比閭族
黨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聯屬之鄉里門關
郊里野鄙縣都莫不有委積焉以待艱阨而賑之問訟
以嘉石肺石達之以五聽聽之以三省宥之三赦赦之
廉而不矜激慈而不吐剛明而不刻覈諸佐郡者與爲
州縣長者開誠而誨之布公而用之賢愚僉受其益三
年政成夔民刀耕火種安其田野三時不害歲比有秋

盜賊奸宄不作庠序之士藏脩息游登賢能書者視昔
有加行旅出塗桴鼓無警而會巡川東使以遷行銓宰
奏公最卽拜公觀察使巡川東夔人喜其來惜其晚虞
其去而今猶在宇下欣欣然轉相告語謂有天幸叔弟
貽書不佞昔爲公叅佐今爲公屬吏所受幘幪賜甚厚
與諸大夫當有庭實之享惟兄之不忘夔也亦必爲夔
人喜長有公則請以兄言先不佞復何言蓋郡守上能
得之中丞直指藩臬而下能行之州縣若縮轂然守或
不見信於上不得申其志今公觀察夔威命靈爽出守
上諸大夫奉公之所以守夔者周旋不失墜夔且長安

堵爲蜀東屏翰久任法格不行惟以輕車熟路王良造
父爲御如公今日事再晉而爲藩臬長爲中丞開府官
不易方人不二心豈惟治蜀雖以通于天下可矣諸大
夫是訓是行無負公眷知任使則公拱揖指麾而蜀有
寧宇酌允鑠而肴樂胥也公經文緯武爲憲萬邦何第
優蜀一隅第就蜀人蜀事而論叙之如此詩不云乎無
言不酬無德不報顧何能酬報公萬一也

贈民部秦公序

西陵秦敬伯楚名士第一流也余不佞嘗志其太公墓
蓋躬行孝弟君子云敬伯事二人如太公太公沒而撫

二弱弟如太公居恒恂恂如不能言而據經守正利不
可誘勢不可奪諸僭計者郡邑長吏所賓敬往往乘以
關說敬伯不通名刺有司與鄉大夫莫識其面燕趙諸
大家禮之爲子弟師所資月奉外非其義萬鍾不屑六
上公車疏食飲水褐衣蒯屨處之宴然于人不苟合合
志同方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嘗與汪孝廉同舟汪中
疫左右請小避敬伯朝暮瞻侍更治棺斂浮淮涉江俟
其子至而後別初諭饒陽旣成進士要路當前仍爲廣
文教授陪京武學已遷國子先生初治尚書後治禮經
俱專門名家所爲彙解疏意後進奉爲著蔡準繩北面

受業者退而讚說不容口古人有言經師易人師難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于秦先生見之矣居有頃擢民部郎復在陪京或曰敬伯一命而僇再命而僂三命循墻而走是平進也所以成敬伯之恭也然敬伯三仕皆師席由一鄉而達之天下文武士惟其所用其道貴重其職清華而民部會計錢穀猥雜喧囂無乃不相爲謀乎不佞則謂民部古司徒也敬伯所治二經書曰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禮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帥俊士論選士詳哉其言之矣虞周以教屬司徒五教七教莫先於孝

弟而敬伯身有之章志貞教舍敬伯奚屬哉或曰今民部與古司徒異不佞則謂舜命九官先以后稷播時百穀而後以契敷教王制亦言度地居民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而後司徒興學周禮教官之屬六十惟師氏保氏司諫數人所領似今官師耳訓詁家言司專主也徒人衆也夫家徒役井牧什伍領事任職財貨貢賦農作畜產戒糾考比與今民部正同凡治衆之事皆教也豈必辟雍泮水之地詩書禮樂之文進退揖讓之儀俎豆衣冠干戚羽籥之聲容乃名教哉書言善政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天地自然之利

聖人因而脩之三事則聖人所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也。繇汨陳其五行而彝倫攸斁，豈非六府不治三事乖宜之明戒乎？凡民逸居無教，則近于禽獸，德不正而生厚用利，是以六府參異類也。故正德爲三事之首，洪範農用八政，一曰食，五曰司徒，或後之，或先之，同出而異名，並行而不悖，以伯敬之優于教也。用爲民部郎稽之虞，周相符，敬伯雅言書禮，尊所聞行所知而已。諸與敬伯同事者皆曰：聞之張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子于經不若敬伯造微，然會文切理，斷章取義，庶幾窺一斑。故事遷官有贈言，遂錄其言爲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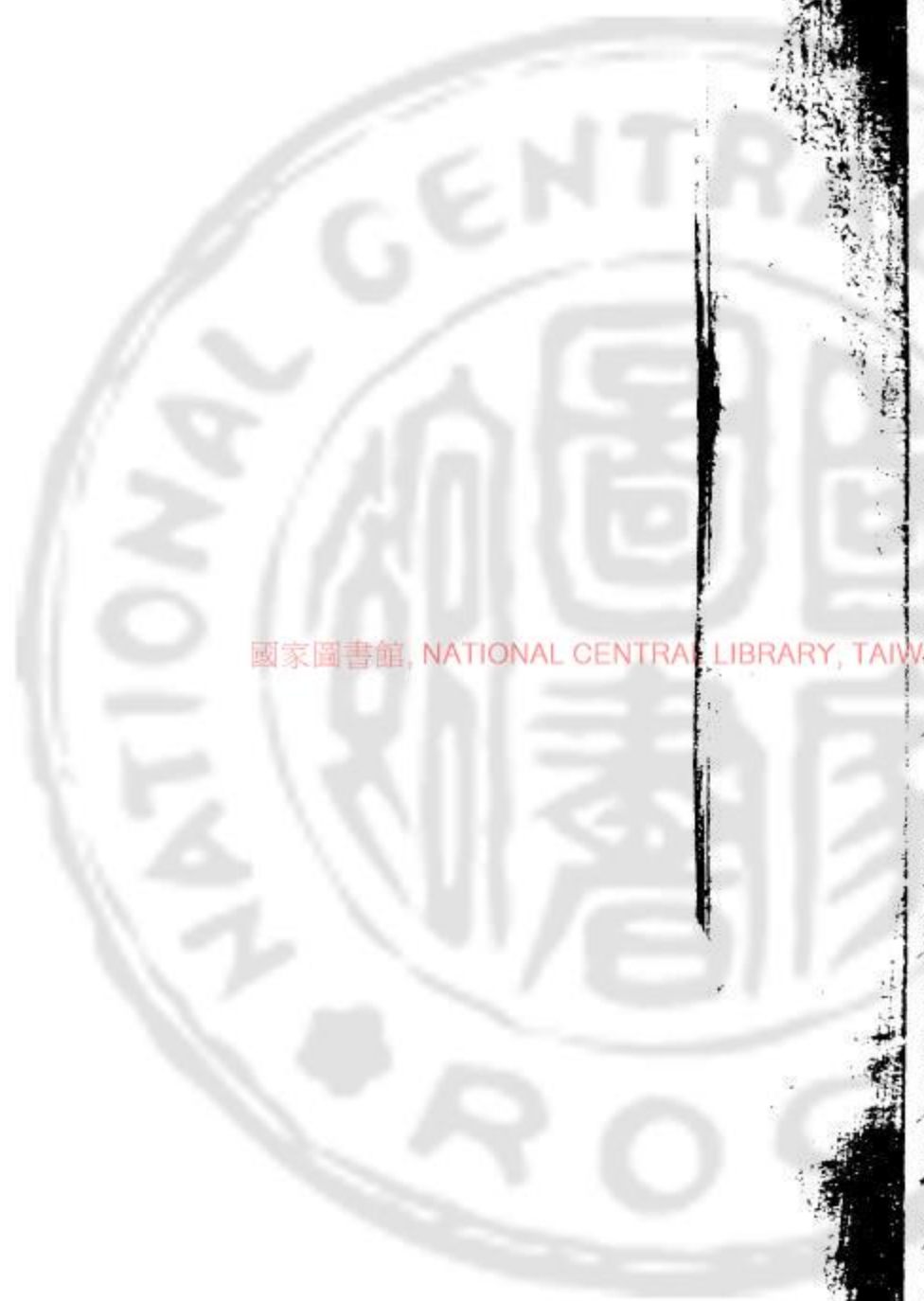
贈廷評鄒公序

麻城鄒公爲國子先生敷教，敬而寬，小大樂從。比及三年，稍遷廷評，人謂太學賢關，爲儒者師，號清貴。一旦釋其俎豆，絃誦揖讓雍容之業，而與法吏伍從事爰書簿，責糾墨質鈇之煩勞，公得無舐望耶？余叔弟辱在公顏，行以通家往來，旣謂公無喜愠之色，而更歆然若不勝其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乾坤旣判，屯建侯以作之，君蒙養正以作之，師蒙之初九曰：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曰：擊蒙利禦寇，以刑弼教，其意深矣。人心有蒙，世道亦有蒙，人心之蒙爲童子，世道之蒙爲上古。上古人知故

不生淳未漓樸未斲與童蒙等迫于叔季澆淳而競爲知散樸而競爲巧私欲之誘甚于金夫見解之障甚于桎梏竊勢利者寇攻其外竊道德者寇剽其中聖人設教因時制宜初之發蒙上之擊蒙緩急寬猛則有間矣而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當其可之謂時唯善教者能之故初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上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正矣順矣不失其童蒙之性而止何過求焉余是以知聖人之刑卽聖人之教也舜典朴作教刑其命禹曰撻以記之唐虞盛際比屋可封而教不廢刑如是以教教易以刑教難不佞所教者士也所刑者民也以教教

士易以刑教民難方虞奉職之不給庸知其他且夫人有爭而後有訟有訟而後有刑名利所在衣冠之士攘臂相先廟廊紛然聚訟何以責之細民訟之六三曰食舊德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爭利也或從王事無成盡其分之所當爲也不爭名也爲上人者不能無爭安能使民無訟君子懷刑刑官聽訟日廩廩有戒心庸知其他余聞其言而善之鄒公深于易者也以教教而士心豫附以刑教而民必不寃已叔弟又爲余言麻城楚望邑賢公卿接迹于朝而以甲第開府自公王父時敏公始土木之難佐軍興備邊京師安堵出撫應天值歲旱

縣官損金錢數千萬屬之賑給設方畧時巡行所全活
數千萬人報命殞于中道書麓衣褚外無他物有司以
聞上特賜葬祭而贈謚未舉子孫儒素寒儉力不能請
公居恒深念冀得爲王父地盖夙興夜寐自義率祖意
甚勤也余曰善哉詩泮水不美教士乎曰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又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鄒公法
祖一念以居泮水譽髦斯士矣以爲廷尉天下之平復
何遜于淑問易與詩指互相發也遂籍而奏之賓筵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雲南方伯林公序

昔仲尼思居夷從鳳嬉而後之儒者以爲傷時莫用計
畫無復之耳世道文喪鳳鳥不至彼夷安所得鳳而仲
尼欲從之乎此目論也中國之治暨於周大備亦至周
大亂試觀周禮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上下大小相維遠
近輕重相成謂是可以把握要束庶幾千百世無患然
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綢繆繁縟無遺飾矣亦友壺涿
則有司存陶旒膊縣悉爲程限無遺法矣五聲以聽三

刺以斷五戒八成以左右五刑以麗罪罪各五百無遺情矣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纍瓦結繩之辨駢拇枝指之術喬詰卓鷲鬻卷傖囊之行日相尋於天下聖賢往事爲奸雄亂賊口實史不勝書其憮愈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此無故罔密而事叢漸摩使之然也夫東方曰夷愚而朴不見外物而遷無文法牽拘無紛華粉飾相愛而不知以爲仁蠢動而相使不知以爲賜標枝野鹿鶉衣穀食如渾沌未鑿之窾古意猶存故風俗通曰東方人好生萬物舐觸地而出夷之爲言舐也釋說文者曰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假令

容成大庭氏而爲政又何讓焉如是則鳳嬉固其所也仲尼論周道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是以嘉虞舜之無爲從野人之先進禮取儉而固卜得賁而歎居夷之思皆是物也拘儒少見多怪必謂夷無鳳聖人必無思夷不亦過乎溫陵方伯林公弱冠舉進士爲民部郎累今官輜軒所歷冀并齊魯吳越楚蜀羊城象郡殆遍天下而最後蒞中州於輦轂爲近居六月拜滇左使以行考輿圖掌故滇僻左民食土之毛物貴生貨用貝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非有要害孔道奇袤靡麗之觀也刻木爲契蘆笙爲樂取次工以爲禮非有聘問往來旁午曲

折之勞也戎索極簡無事貢賓有罪輸賧非有刑名案牘錢穀征徭之擾也國家徙中土人實滇二百餘禩滇絃歌冠帶相望顧其文終不勝質民可臥而治耳有如仲尼而在職思其居無出滇之右矣公朝而受除夕而巾車倘亦有仲尼之意乎中州歲告侵少者以澤量築河建藩大役重仍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其民僞巧百出不可勝原公一切務爲寬大與民更始氏是以和迹公所爲治中州者乃其所爲治滇者也以不治治中州僅而治孰與以不治治滇兩相得乎公之不以滇易中州明矣頃日一二好大喜功之臣不察治滇所宜勤兵於

遠滇民苦戍守唐調

上幸不忘滇察公治中州狀以滇委公猶順傾而轉圜決河而東下因其勢循其性無不合矣語曰牛白頰豚亢鼻不可以適河巫祝之所謂不祥神人之所謂大祥也仲尼思夷豈其憤世嫉俗舍斯人之徒而非族是與美其近古易與爲治耳不佞竊以爲今天下俗惟滇近古治天下第如滇止矣公之樂於爲滇有以也抑詩有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輓近世仕人重去本朝狗馬戀禁闈要以自文爲身計耳疇有恣君所使不以遠近二心者哉漢嚴夫子以未見益州爲恨滇故益州南徼願

得託公後乘觀所謂碧雞耀儀金馬騁光者亦一奇也
何必鳳嬉乃爲快乎公聞之謝曰仲尼之思則吾豈敢
吾姑以償嚴夫子之志云爾明日遂行

贈山西方伯吳公序

莆田吳公以名進士爲李官凡兩典大郡舉最徵爲天
官尚書郎佐其長銓藻羣才歷四署而復出副觀察使
事叅藩陳臬遷右伯而今甫左蓋公登第二十餘年敷
歷中外十有三任而在越者十有七筮仕卽得紹興藩
臬之任四未嘗越越方寸地夫天下莫重於越莫難於
越而越莫難於今之時

高皇帝定鼎金陵創千古未有之業而越爲股肱縣官
富有四海越稱上腴資之爲外府所收入豐殺京師視
以肥瘠故曰莫重於越幅員千里庫者迫江海而高者
羣峭刺天生齒繁則散之四方仰機利而食輦轂之下
諸曹掾書記舞知猜禍毫毛茂茂陷不可活者越人也
三事八座九列百僚項背相望其宗族賓客依勢作威
倚法以削細民疾首宛舌有司環睨而莫敢誰何故曰
莫難於越嘉靖之季島寇暴起蹂躪其土而糜爛其人
軍興十許年公私之積如掃強者黠者悉彼已情形摩
厲以須稍稍著戰功久之益習而南兵始重方內有事

輒行調發徒步白挺而握軍麾鄉里豔之鷲猛敢往寢
以成風悍驕而不可御壬午之變大中丞侂兔虎口其
應幕而以脫巾告者比比不絕憂不在倭矣比年中涓
四出榷貨算緡以實少府水衡私藏騷擾相奉山童澤
竭而越有三人焉作業日劇而財賂日衰耗民囂然喪
其樂生之心羣不逞因以左道熒惑欲爲陳涉吳叔之
所爲魯宋淮楊扼我亢嗑反迹見而尋端治之不勝誅
夷憂不在越矣故曰越莫難於今之時吳公之五任越
也薦紳逢掖介胄卒乘故舊賓旅長佐部屬四民百工
阜臺輿僕府史胥徒崇卑顯晦賢愚良駑馴擾愿詐靡

人不有矣徑術緣飾法比讞訊錢穀警省簿書勾校期
會奔奏戎兵御侮勞來勸相刑賞黜陟靡事不爲矣其
大者條上當路而其細者一切用便宜從事其馭吏三
尺無所回撓而不察淵魚其體貌士大夫藹然周詳而
非義毛髮不可干其御將不中制而默持操縱之柄其
承諸臺使不亢直博名高而務申其志賦職任功舉善
援能以一國目視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聽莫聰焉在
位十有三年吏不家于官豪不虺于市鄉先生博士弟
子不溷于庭桴鼓不聞于野燧不傳于堠大司農以空
文蠲以積逋課劑量其中而流離還定矣開府直指有

大計大疑以質公如考鍾如指掌僚友從政者新叩兩
端而竭焉不索故府不發筐篋典刑具備莫之或欺矣
炎炎者祿以理論之以誠動之以正格之以權低昂之
稍受隳枯不虞決裂矣他人難越而公獨易越亦難他
人而獨安公夫非久任之明效耶何以奪之越而昇之
晉且左右伯秩等令公僕僕道路奚爲哉于時越左伯
趙公晉人也舉觴而觴公曰晉不腆肇自唐虞岳牧亮
天工實始基焉吳公天下才也當爲天下共用之而何
私於越越飫公之賜歷年多徼天之靈晉獲在宇下其
波及晉者皆越之餘也請爲吳公前馬以慰晉人之望

某辱在鴈行更起而觴公趙公言是顧官階自左伯而
上服勞于外者惟開府耳吳公名實加于上下開府誠
且暮事在越在晉所不敢知要以入佐六卿當軸處中
越人晉人何計而能使公三年淹也雖然公之太公故
宦越生公因以其地命公公顧名思義率其貽謀保任
其勞精知略而行之越是以安公公卽不私越能忘太
公耶他日豕宰推轂開府越者必首吳公他日吳公爲
大臣慮四方必首越義各有攸重也趙公輟然曰君食
越之祿故觴重越乃爾吾聞昔賢有隨車甘雨若泰山
之雲不崇朝而霖雨天下吾晉得崇朝事公于願足矣

卽如君言公爲大臣慮四方必首越次必及晉來不惜
晚去不恨速也某以其語告越人之臥轍留公者莫不
色喜而公甫成行

贈陝西方伯陰公序

國家稽古建官六卿岳牧分內外而治今承宣布政使
司之長則古方伯也六卿所綜理者天下而事大氏不
越其職方伯所經營者一方而職則靡所不事歲時甄
別部吏入覲以告於上而黜陟之是冢宰之事也一畝
之稅一夫之役挈度劑量悉由其手是司徒之事也稟
承上德教宣化人倫歲有貢二歲有舉是宗伯之事也

度地居民量入爲出使國無廢工塵無徒業是司空之
事也獨所謂兵與刑者若不相涉而陝以西則不然四
鎮宿重兵數十萬以距京師遠不能盡捐內帑爲餉而
仰給八郡者十之六七無論額不可逋卽稍緩須臾難
矣陝所稱陸海僅千里要其時以帝都故客至四方之
貨而非盡其土所有也千里外田鮮不下下者故其民
貧使氣好鬪秦風至今未泯故其俗悍比者禁罔叢密
自丁口郵傳與一切徭賦無三年不變之法法日多而
民日生心以避法故其情僞內濟悍民以僞而外迫之
以貧刑欲省得乎爲方伯者念在兵不欲乏軍與則吏

因以猘獠鑿齒而民因以畔援正營念在民不欲急催科則士有菜色幕府之檄狎至而甚者脫巾以譟身無兵刑之責而兵所從強弱刑所從繁省其調停於二者爲尤難蓋方伯內與六卿敵重而實兼總六卿之事是寧易辦者哉內江陰公之爲方伯也其人溫潤而澤縝密以栗慎靜而尚寬博學以知服其政深而通茂而有間大積而不苑細行而不失不忘百姓之病而治惟去其已甚者諸王之秩祿士馬之芻粟官士之旣稟以時給無缺而民不知困也城垣樓櫓之工自榆林以及嘉峪廐置供張之費自巴蜀以達於河之南山之西擘畫

灌輸而物力不屈也嘗一計吏吏稱平嘗視學於茲得人爲一時最旣十餘年士幸公復來喁喁嚮德焉四鎮之兵寢強而八郡之刑獄寢簡於是公名大起度越諸岳牧有公輔之望而其僚友謀所以賀公者於某某則難之曰陰公居右一年而後左左行及二年而始以左賀晚矣公通才也守九江九江無萑苻之警守閩海閩海築鯨鯢之觀督學桂林象郡則魑結爲衣冠而弩矢爲弦歌夫何適而不可哉六卿之事公嘗試如彼四方之事公明習如此若之何其以陝爲公重也諸大夫曰不然公三任陝皆久其爲德於陝者深矣夫是以賀某

則難之曰右方伯與左易位耳非有加也今陝以西爲
司馬爲御史中丞以督撫之者六爲侍御史以按之者
四權皆出方伯上公之所能爲陝人德者不遺餘力矣
而所不能得之於十君子者吾聞陝之將吏士民日夜
須公爲御史中丞以撫有陝也若之何其以左爲公重
也諸大夫曰雖然如予所云陰公誠且莫爲御史中丞
以撫有陝也吾曹偃僂庭下趨矣其孰敢言賀某無以
難稍次第其語以賀公

贈陝西方伯王公序

某嘗觀易乾坤屯蒙之初迫蓋未備也而次蒙卽以需
次需卽以訟其義具在序卦傳中拘儒不達以爲聖人
尚德緩刑遂謂聽訟爲末事曰其官曰理官名其書曰
法家若非儒者所宜言嗚乎陋哉舜舉臯陶爲士制刑
法以治寇賊姦宄典謨所載詳哉其言之也其效至於
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而舜之所謀禪位者惟禹與臯陶
禹所首退讓者亦惟臯陶必如俗所云則臯陶亦獄吏
善聽訟者耳何代無之而與舜禹挈長較大乎臯陶其
遠者也請得言周召公周之時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其
肇跡則江漢間行露之詩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民之險而健訟如此而召公

布宣文王之德不忍煩民聽斷於甘棠之下民各得其情以去愛戴之不忘至指其所芟憇之甘棠而歌之曰勿剪勿伐退而易其爭訟之素婚姻以禮祭祀以時士不誘女不游召南之風被之絃管而周道穠郁以興也夫孰非自聽訟始哉召公其遠者也請得言今王公王公之爲按察使也其官比於臯陶之士師而其地則分召公之陝以西陝以西山河四塞不爲帝王都者數百年四方之財貨不通而西走隴西北走上郡朔方山林沙漠十居其五民之有恒產者少矣纖微之利捐生必爭則訟之興自貧始也其人沉鷲果敢有無衣駟鐵之

九

廿

風而四鎮環其外帶甲之士數十萬以格鬪仇急爲能內地漸染日以滋甚雖扞文罔不顧則訟之繁自俗始也比年以來後進喜事之說勝而國之舊章紛更略盡務爲徂公朝三暮四之術以愚黔首而民亦以詐應其上法與弊交相持而莫之止吏不勝弊爲重文橫入障塞其口則訟之僞自法始也公爲政取吏之不飾簞簋齟齬其民者汰之取閭右之兼并豪奪與逋蕩廢業者芟夷之而民不患貧取剽輕不逞之徒面謾而內不情者取椎埋爲姦譎張爲幻鉗忌悍塞而膽勢益殖者除之而民不襲俗取奇請它比不爲末掇株送蔓及者乎

亭之而民不苦法始吾以公頽然長者也而行之一年
吏牘希簡公庭休暇蓋訟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者公
其有焉會入覲吏部奏公最遷公右布政使仍陝以西
而以邯鄲張公代又踰年張公覲公之成事守而無失
而謂其諸僚曰卽公之所以爲按察其所以布政者可
知也是當爲陝人賀矧故事有之可但已乎某前對曰
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惟其人不惟
其官臯陶雖爲士常領岳牧之事其子孫胙土錫姓傳
之無窮詩常武有之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王命召虎來
旬來宣召公是似夫岳牧旬宣今之左右使是矣公淑
問如臯陶而與召公後先分陝四封之內寇賊姦宄屏
跡而鼠牙雀角者不得行其言業已有成效矣自今布
德施惠益和洽其民皆回心而嚮道毋使人謂按察
者理官法家流也何所關於治理豈不韙哉公嘗爲渭
南令備兵朝那迄今凡四任陝備嘗險阻艱難盡知民
之情僞嘗大用公以終惠陝之人諸大夫所爲公賀爲
陝之人賀得公者寧惟今日已耶於是張公偕諸大夫
造公承筐進爵致餼牽以享而授簡使其某爲之辭

贈四川方伯王公序

今天下所通患者水旱災癘其次則西北中虜與賊中

原淮北河漕歲決藩祿軍輸時不給東南有倭警征繕無藝惟蜀號稱無事而自采木征夷之役興戶口彫耗實與天下等夫蜀僻在一隅三峽褒斜下者入黃泉上者捫青天歲豐無所營利歲凶無所仰給而天下多故又往往資其力以相補助故以無事安蜀而後能以蜀待天下之有事此其大較也今蜀右丞臨安王公嘗僉觀察蜀事已叅嶺南藩議分部瓊海晉治兵使者鎮天津叅知河南政事分部大梁二郡尋晉觀察使蓋所謂水旱災癘藩祿軍興河漕盜寇之患無所不事事而中州爲尤甚不佞部大梁實從公後覩公所以捍河濟漕

救民水旱災癘之政舉宗正條以約束八藩諸王子侯若無名額者無萬數貧不苦祿乏而逸不扞文罔民不廢征徭而吏不得藉以侵牟其在梁前後六年差次吏治得失讞獄傳生死比奏成手中卒不可變若撫若督漕督河諸御史大夫中丞若巡按若鹽政諸侍御史采公治行薦聞於朝章累數十而公爲觀察使且三年近事所未有度公超拜爲御史中丞開府一方乃就常調遷蜀右丞以行藩臬長貳無無事者而獨右丞事決於其長吏抱案鴈鷺行以進占位署而已柰何以任事之臣而置之無所事事之官授之無所事事之蜀或謂公

有母夫人在滇春秋高矣公所歷官不能時以魚軒從而蜀於滇比壤夫人易就養邸中卽倦游亦數得使使起居爲公計無便蜀者然不佞亦以爲國家用公計亦無若蜀便何也善射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馬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故惟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以無事安蜀而以蜀待天下之有事以公之無事事蜀而以公待天下之有事是舜與造父之道也雖然豈惟蜀豈惟右丞天下無事庸人擾之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網羅密而

羽禽躁於野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載重者恐軸之折則如轆軸其上以爲備不知轆軸加重而趨軸折也佩玦而虞其破則佩兩玦以爲豫不知兩玦相觸而破愈疾也天下事何以異此公長目飛耳極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內然而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深潭之勿伐固事之勿入應也者非吾所設也因也者非吾所顧也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明管夷吾所云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豈非行所無事之驗歟不以有事用多事之地而收無事之效今以無事養無事之地

而預有事之用夫使公得盡其無事之用使天下皆如
蜀安於無事所謂社稷生靈之福也不佞竊從丘壑間
樂觀其成矣

贈山東方伯孫公序

太行山爲天下脊古稱山東山西實以此分今國家定
鼎金臺兩藩若體股肱若軍啓肱矣山西西北距胡東
南距雍豫二州有表裏河山之阻山東河漕轉輸所經
搯京師吭登萊通遼海倭與虜皆能震鄰太史公言齊
勇於持刺多劫人大國之風也迄今猶然審時度勢以
此兩者相提而論東視西蓋較重云孫公以憲使節部

冀寧冀寧居山西會城譬之中堅而外三關兵使者翊
衛之屬虜王西行物故其子嗣封未定部落黠鷲者持
兩端公積粟儲器崇城濬隍視昔益虔所遣戍士披堅
執銳餘勇可賈先聲震疊虜就款市無違三歲中督撫
疏公兩防功下大司馬籍之以俟論序而公積憲使資
爲天下首會山東右丞遷去遂擢公往代不佞從事藩
臬三十有五年所知交數十百人而草木臭味之同無
如公者公筮仕司寇省有清郎之目闔門自守退無私
交已守武昌治行爲二千石冠備兵武德遷叅知江右
政事有所不合拂衣歸起家蜀中而後入晉簿領填委

諮稟紛沓造次應酬不失事理綜覈羣吏推見至隱操三尺而平之強宗巨室請謁不敢入其強毅有如此者宦二十餘年不問家人生產作業部使者習公無長物諷曰祿以代耕然何可無恒產歸將安所賴乎公笑不答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其清白有如此者而訥訥然言若不出諸口循循然擗節退讓熙熙然陽和貯在顏間怒不過奪喜不溢予匿景藏采渾金璞玉人歛其寶莫名其器迺若溫克之美則何次道傾人家釀嵇叔夜玉山傀俄未足方也公臨晉國以來猶埴之在埏也惟陶之所以爲金之在鑪也恣冶之所以鑄愚智處宜貴賤

履位賢不肖襲情時節三樂而百嘉備舍何復以東事相煩則有說矣鄉者公在武德方有征東之役徵餉徵兵符檄雨下而應之裕如民不繹騷惟懼項薊門屬夷犯順朝堂戒嚴將須公收武德之效乎幸謝西人無以公居東缺望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其在今日胡越一家烟火萬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惟所用之耳語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明天子御萬年之曆安于覆盂維是虞日中戒履霜慮不忘危公有將相大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東自西所延攬英豪夫寧乏人中外推轂公聲藉甚由方伯取

次九列八座身佩安危之寄入而相出而將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可也無論山東西矣

贈浙江憲使馮公序

馮使君元敏以中大夫節分部鄖襄二郡蓋三年矣其
治先詢民疾苦而簡諸長吏慈惠與民休息者脩古黨
庠術序之法奉

高皇帝之訓諭以爲功令而擇三老宣布之教之詩而
爲之道廣顯德以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
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會大侵宛鄧民爲亂當事
用重典殺人如刈草菅震于其鄰公撫其民分貧賑窮

長幼孤養老疾賙艱危歲饑不害民還定安集而公拜
命移浙東行有日二郡官屬悵若失其怙恃私相語曰
二郡有公而後諸有司拱手蒙成卽非公宛鄧之禍且
不旋踵柰何奪公他往故事卽九載卽擢九列諸起家
田間者不間歲可致公卿公爲郎大司馬省九載就常
調爲觀察使遠在夜郎尋以太夫人老乞歸歸數年薦
章交滿公車起家粵西所歷盡西南夷地而稍休足於
楚比及三年何惜以長安三尺輿畀公而仍舊貫徒耶
不佞從公遊久竊聞之以爲

上知公深也頃者島夷蹂躪我屬國飲馬鴨綠之江烽

火直達國門

上方排羣議而倣漢文制尉佗策姑遣使封拜以示羈縻令遼陽朝鮮免鋒鏑患詎能晏然忘備也島夷狼子野心一旦渝盟而爲中國憂公所部永嘉濱海可一葦杭耳嘉靖之亂豈不在長老之耳耶

上察公守鄖襄有備無患建威銷萌故以公守越島夷望公如金城湯池必不敢窺左足矣縣車束馬而登山不若問其山之樵也褰裳濡足而涉水不若問其水之漁也何也習之故也公家雲間雲間於嘉靖時中倭公習所以豫備之術熟矣爲郎大司馬省習兵事四方要

害緩急地利堅瑕將吏士馬強弱其在夜郎粵西又習諸竹王廩君情實假令徂一封以爲島夷可長保無事則吾不敢知如必制治未亂環視天下孰若公可急使者夫島夷侵朝鮮五年之內言者鼎沸卒未有建必然之畫徒以多指多口亂人視聽公鎮靜如泰山喬嶽而折衝尊俎之上以越事委公得其當矣
上久不視朝然大阿之柄不欲下移銓部所奏用諸郎署藩臬十不得一獨公一再上輒報允

上方急越寧不急公耶諸大夫毋憂失公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公成事具在諸大夫守之無或失墜用福